目　錄

【散文組】

琵琶錯拍……金作獎／財金系四　江嫿　1

捧起的蘭花……銀作獎／農生系二　風　5

一年未完 …… 銅作獎／外語系二　莊妤柔　10

所有暫時的永久性……佳作獎／中文系一　水陸兩不棲動物　13

花期中的自己 …… 佳作獎／森林系四　陳品蓁　16

逆熵而行……佳作獎／獸醫系二　三磷酸腺苷　19

秋檸……佳作獎／教育系一　陳育晴　24

本日陰雨 …… 佳作獎／中文系四　丁浩鑫　27

夜深人靜，只剩我和你……木設系二　暮葉未央　30

我在宿舍獨自看家……行銷系碩一　kumo　33

夢工廠……機械系一　小火箭　39

一一四，五一四……科管系一　野獸先輩　43

光影未語……財金系四　江棠　49

筆下的一寸光陰……中文系碩專班四　椎名　54

那個她……景觀系一　初七　56

【新詩組】

宿舍盡頭，有光……金作獎／幼教系三　牛牛　59
六人行，天下爭……銀作獎／音樂系四　吳莉苓　61
嘉義的冷先於我醒來……銀作獎／中文系一　水陸兩不棲動物　63
蘭潭靜處……銅作獎／生化系二　毛　65
〈夜的回聲〉……佳作獎／財金系二　零零三　67
忘記你是走馬川行……佳作獎／中文系四　丁浩鑫　69
及格邊緣……佳作獎／中文系二　布朗尼要怎樣　71
宿季……佳作獎／機械系一　敗為師　73
迷人秋意……佳作獎／動科系一　咪塔　75
眼淚是鹹的……微藥系四　蚵基飼養員　77
青苔與路……資管系碩二　賴享　79
it will be fine ……幼教系三　糸竹　81
夢起，夢滅……電機系一　巧巧　83
落日與影……資管系碩二　胡凱翔　85
最後一夜……農管進學程二　夢　87
與我無關的戰爭……景觀系三　景觀燈塔　89
宿舍夜話……進學班食科系三　廖晨均　91

序

學生事務長黃文理教授

本校學生宿舍分布於蘭潭、林森、民雄、新民四個校區及民國路的進德樓等地。宿舍不僅是學生在校生活與學習的重要基地，更是學生感受到歸屬、安全與信任的溫馨家園。學校致力於營造安全、舒適且充滿人文關懷的住宿環境，培養學生彼此扶持與關愛的精神，養成良好的人際互動技巧與群體合作態度，讓品德教育融入日常，實踐「嘉大用心、學生安心、家長放心」的目標。

近年來，為改善宿舍設備老舊問題，本校積極推動宿舍現代化與空間優化工程，提供兼具品質與時尚的新世代住宿空間。位於新民校區旁新建的「賢德樓」學生宿舍，為學生打造頂級、全新的居住體驗。隨著民生公園道將圳及嘉大校園水岸森林廊道的啟用，約一公里長的環狀人行友善無障礙步道系統，結合水波紋廣場、老榕綠地、光廊跨橋與綠色校園等空間亮點，進一步提升學生生活機能，活絡校園氛圍，落實友善學習環境。

「愛舍文學獎」年度徵文比賽至今已邁入第十屆，旨在深化宿舍的人文精神，描繪成長歷程與生活記憶，抒發內心情感，記錄宿舍生活點滴。透過公開徵稿形式，鼓勵學生展現文學創作潛能與熱情。今年徵文作品比去年增加了 20 件，其中散文有 39 篇及新詩有 46 篇。所有作品經評審老師評選出計有：散文金作獎 1 篇－作品「琵琶錯拍」；銀作獎 1 篇－作品「捧起的蘭花」；銅作獎 1 篇－作品「一年未完」和佳作獎 5 篇；新詩金作獎 1 篇－作品「宿舍盡頭，有光」；銀作獎 2 篇－作品「六人行，天下爭」、「嘉義的冷先於我醒來」；銅作獎 1 篇－作品「蘭潭靜處」和佳作獎 5 篇，此外，另評選出 15 篇優良作品，以饗讀者。

感謝所有熱情參與的同學及辛勞付出的生活輔導組同仁，讓第十屆《愛舍文學獎》優秀作品集得以順利出版，也見證了同學們以文字點亮宿舍歲月的熱情與理念，留下一段段值得珍藏的青春印記。

2025 年 5 月序於學生事務處

琵琶錯拍

■金作獎　作者 / 江嫿

夜色晏然揭幕，月光如一簾沉靜的水從天邊傾瀉，柔弱無骨地覆在車窗與我掌心之間，燈光如碎銀掠過車側。我坐在副駕上，內心卻湧著雜亂的節奏，輕重不一，像琵琶新手誤撥的顫音——不協調，甚至有些驚慌。

我的琵琶被藏於行李最底層，淺棕色木質表面曾經熟悉至無需思索，如今卻已如隔水之月，溟濛閃爍。音樂曾是我最自然的語言，卻在幾個月前病後變得遲滯模糊，那溘然的靜默大抵是命運的一記變奏，編曲家的荒誕玩笑。病後的日子裡，似閑置在牆角的琵琶般岑寂，惶窘於任何需要迴響的舞台。

吸，呼。

推開門的那一刻，聲音如　波撲面而來。我幾乎忘了它也能如此飽滿、厚重，如此有體積地佔據一個空間。靠窗的位置，一個身穿白 T 灰短褲的女孩正講電話，語氣俐落，穿透整間房，就算我站在門邊，也能聽得一清二楚。放下手機後，手中抱起木色吉他，指尖輕輕撥弦，邊唱邊微微晃動身體，夾帶幾分無所謂的自在，彷彿世界本就是她音樂的背景，不畏雜音，自帶光芒。

視線循著另一個聲音移動，另一個女孩坐在書桌前，正將一台白色電子琴接上插頭。她動作細緻，神情專注，像在喚醒一位沉睡的老友。琴鍵略帶歲月痕跡，左上角還貼著一張泛黃的便條紙，上面寫著簡短的和弦提示，嚴謹有秩序，又帶著某種掌控感。她像低音線裡的穩定拍子，不輕易露面，但支撐著整首曲子。

最靠近門邊的，是一位穿著碎花洋裝的女孩。她蹲在行李箱前翻找物品，動作優雅輕柔，像是在整理某種儀式前的器具。桌邊立著一個黑色的長盒子，形狀對我來說並不陌生——那是長笛，一種輕盈、乾淨的樂器，吹出來的聲音，像溪水，也像輕風。「是不是走錯宿舍了，這不是音樂系吧？」我在心裡低聲自問。

自我介紹過後她們談起高中時參加音樂比賽、社團裡的老師、誰的樂器盒最重最大。我只能靜靜聽著，彷彿是另一場語言的沉默。而更深的沉默，是我那只不能完全傾聽的右耳，始終在聲音裡略過了什麼。我還沒準備好把琵琶的名字說出口。它仍在行李最深處，包裹得密不透風。像我自己，暫且選擇做一個不發聲的休止符。

日子靜靜推移，我們的生活有節奏——早晨的鬧鐘、鍵盤的咔答聲、熄燈後的談心交流，以及夜晚不定時響起的琴音與歌聲。她們常在晚上借交誼廳或社辦排練。吉他先響，電子琴其後低吟，長笛最後，以氣息為結。那是一種聲音的編織，我總隨行但不參與，坐在一旁書寫，如聆聽詩行的沉思者。

那天晚上，雨聲細密，自屋簷垂落如斷續的低音，織出一層朦朧的節奏。我們無法前往社辦，只能留在宿舍練習。房裡燈光低垂，像舞台尚未揭幕時的靜場，空氣也柔得像絨布。她們在排練一首改編的耶誕歌曲，為系上的耶誕晚會演出。吉他的前奏依舊穩定，電子琴補進延長的和聲，長笛隨之而入。然而旋律卻在副歌後的銜接處顯得生硬，缺席了一種過渡的情緒。我聽見她們反覆練習那段尾奏，始終未能落穩。吉他女孩皺著眉低聲說：「這裡太空了，像風會灌進來一樣。」那話像不小心掀開某道心牆，我脫口而出：「如果那段改成滑音，會不會比較順？」語畢，我立刻懊悔，像不慎脫韁的裝飾音，突兀又不合時宜。但她們沒有追問，只是吉他女孩點點頭，換了節奏重新撥弦，電子琴女孩將原本的和聲留空一拍，再輕輕添上弱音，長笛女孩將笛口貼近唇邊，吹出一個柔滑的過門，那音色像找到了落腳的踏板，四人對望一笑，笑意暖暖地飄溢著，像餘韻尚未散盡的尾音。

忽然洞徹，有些缺席不是因為不被需要，而是因為尚未準備好。蹲在行李箱前拉開拉鍊，那只黑色皮質琵琶盒靜靜躺在最底層，像某段長眠不起的歲月。我將它抱起時，竟覺得它比記憶中沉重些許，將琵琶置於腿上，戴上甲套，試撥了一下弦。聲音略顯生澀，卻依舊乾淨透明，如霧氣後重見的皎潔月鑒。她們如看見一位重新走回舞台的人般望向我。接上她們的和聲，將泛音緩緩填入那段總是空下的尾奏，像雨後初晴的水面，寧謐中

漣漪恣意舒展。琵琶不再是額外的，而是本就應該存在的聲部，那是我們第一次完整地演奏屬於我們四個人的樂曲。

加入排練時已經只剩下兩個禮拜，我總是落拍，不是不熟曲子，而是耳朵對聲音的反應已不如從前，對於琵琶的熟悉度也像陌生人一般。當其他樂器同時響起時，那種模糊與不確定會在腦中擴散，讓我難以精準分辨該進或該退。我總是一遍遍回放錄音，反覆對拍，每個滑音與泛音的位置，都在筆記本上畫出細小的記號。一開始總是磕磕絆絆，指尖會在緊張中打滑，輪指失速、拍點拖延。我總擔心自己成為那個讓旋律偏離軌道的人。可她們從未皺起眉頭，只是默默放慢節奏，讓我跌跌撞撞地也能向前，慢慢學會在不完整的聽覺裡，重新尋回自己能發聲的位置。

耶誕晚會當晚，是這波寒流來臨最刺骨的一晚，校園裡的路燈全數點亮，像譜紙上亮起的一行行拍點。舞台搭在校園中央的圓台邊，四周用彩燈繞出溫暖的光環，觀眾席人聲鼎沸，厚外套、圍巾與紙杯熱飲交錯而過。我們在舞台邊簡單熱身，沒有人太多言語，只是默默調音，互相傳遞確認的眼神。我用指節敲了敲琴身，像是喚醒熟睡中的朋友。燈光一變，輪到我們登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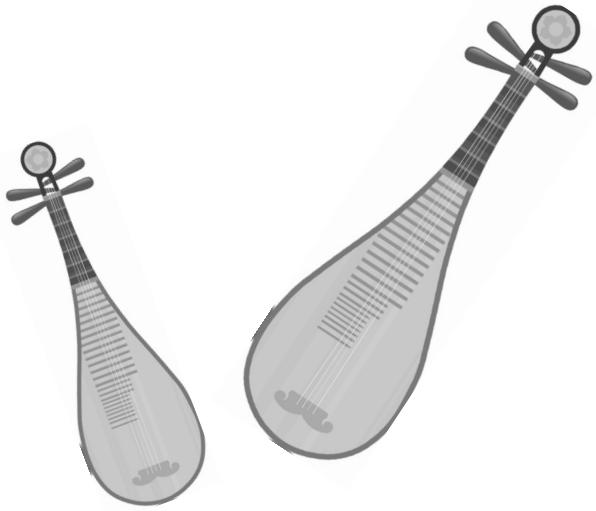
吉他的前奏清脆響起，穩定如呼吸；電子琴的和聲柔軟地包覆其後；長笛的旋律緩緩拉出，清亮如冬夜月色，延綿如雪山迤邐。我的琵琶則自副歌開始加入，以泛音輕輕撩撥旋律之間的縫隙，像一雙小心翼翼的手，縫補著每個空拍。我們沒有眼神交流，卻知道每一段應該誰先進、誰先退。輪指落在間奏處，像漫天霙華；掃弦映著場下的燈光，像繁星天河，然後緩緩收住。我們的聲音，一層一層疊合，再一簇一簇歸於靜止。

燈光熄了，觀眾散去，風重新填滿舞台四周的空氣，如雷貫耳的掌聲彷彿還在耳邊尚未退去。穿著羽絨服的四人背著自己的樂器走在回宿舍的小路上，安靜得像剛演完的那首曲子還沒完全落地。聽見自己開口，不是很大聲，但夠讓她們聽見。「其實，我的右耳……在高燒之後，有一陣子聽不太見聲音，到現在還是。」她們沒有追問，只是靜靜地把注意力交給我。「那時候我一直以為自己再也沒辦法好好演奏了，因為聽不到自己，

也聽不清楚別人。」我低下頭踢著小碎石。無言，她們只是自然地靠近，拍揉我的背，把口袋裡的暖暖包塞進我冰涼的手心。我喜歡這樣的默契，有些話不必說得太清楚，有些沉默本身就是被理解的方式。

吉他，貼著土地與身體，彈出的是節奏與熱度，像走路時鞋底踏出的聲響，輕快、有生命力。吉他女孩總是邊彈邊唱，她的聲音透亮清明，像剛曬乾的白襯衫，乾淨也帶著餘溫。電子琴是另一種邏輯。它理性、沉穩、有條理。電子琴女孩總是從和聲出發，用層層交疊的音階搭建一座結構精密的橋，讓我們的旋律能穩穩地跨過拍點與過門。長笛最像風，有著穿透一切的力量。長笛女孩的吹奏時而如霧，時而如泉，總在我們收尾時拉出一條細長的線，把旋律輕輕纏住，不讓它散開。而我的琵琶，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它不是西方調性的孩子，講究指法、氣韻與留白，是斷與斷之間的連，是含蓄的情緒。與她們的樂器相比，它顯得古老，也顯得不合時宜。輪指太密、節奏太繞。但她們的聲音總在我不說話的時候陪伴著我，在我還沒準備好的時候等著我，但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找到屬於彼此的共鳴方式，就像我們四個人。

如今，我們已不再同時推開那扇熟悉的門，彼此的生活節奏開始錯開，像一首曲子進入尾聲，各自緩緩散開旋律，但四個樂器女孩依然常常見面。偶爾是午後的陽光斜斜照進教室，我們把樂器帶來，借用空教室練習一曲。偶爾是在誰的客廳裡坐成一圈，地上鋪著零食袋與譜紙，也不再舞台的燈光搖曳，但聲音仍然在。琵琶雖曾錯拍，終與眾音交織如夢，聲息相契，成一段無名樂章，緩緩落於心湖。



捧起的蘭花

■銀作獎　作者 / 風

一群彼此不太熟悉又有點害羞的大一生，在一樓學餐自助餐的小圓桌坐了十幾個人，吃的像辦桌一樣，挺熱鬧的。新的學年開始了，看著一個個對新環境認生的面孔，三五成群的探索著自由。輕輕的笑了，想起了去年青澀的自己。

夾起了一坨炒冬粉，斟酌著要吃的份量，但冬粉卻糾纏著彼此，像不想分開般難分難捨。冬粉和思緒隨著那張辦桌傳過來的笑聲一起被拉長，傳遞聲音的介質全被抽掉，我聽不見旁邊的聲音。冬粉越吃越鹹，越吃越苦。輕輕的笑了，以為放下了

那是在大一的十月，他走過了走廊，我用眼角餘光瞄見了心心念念的身影。他輕輕的向還在連三堂必修課轟炸的我打了一個暗號，“等等見”。我輕挑了眉，假裝沒看見，見他像幼兒爬步賽終點線前的家長，擠眉弄眼著撈回那個分神飄散的心。視線是在空中飛的蚊子，繞過投影幕上的羥基和磷酸基，大概是第一次這麼認真的盯著有機化學。他緊盯猜測著我的胡亂飛竄，眨眼閉眼眨眼閉眼，開燈關燈開燈關燈，老練的攻擊，蚊子會停在牆上的。預測誰的預測，啪，眼神撞上了他炙熱的電蚊拍，被電了。

風輕輕地吹在愛小的路上，你穿著皮衣，一手稚氣的甩著機車鑰匙，一手牽著淺色系的我。過長的米色襯衫和寬大的黑色皮衣搭成一個 V 字的小帳篷，悄悄的藏著不特別定義的緊扣。幾個特別窄小的磁磚，為了安全而短暫的分開，到了寬闊又緊緊牽著。閃進了轉角，若有人躲在樹叢，會看見兩人像沒入了一個泡泡。

葉子紛紛掉落，風一吹仿佛走進動畫。第一次我希望愛小永遠走不完，第一次希望它有個好幾公里。葉子乾乾的，踩下去的聲音就像一顆顆裂開

的核桃在為我們伴奏。想起過年時家人都會買的乾肉紙，脆脆的像餅乾一樣，空氣的甜味讓我覺得現在把樹葉拿起來啃都會是甜的。

停車場的道別，你叫我等一下，從後車廂拿出一盆蘭花，笑了出來，太荒謬了。你說可以養在宿舍，想你的時候，可以看看它。就好像是你在我旁邊一樣。這句是我補的，用心理學的話說，或許是完形理論，把獨立元素連續了，完整封閉。蘭花有著兩個尚未開啟的花苞，你說花苞，代表生命還有期許，代表期待，代表未來。

捧著花走回宿舍，像上完美術課小心翼翼抱著作品回家的小孩，臉上藏不住的笑意，亦或是根本沒在藏，人比花嬌不敢說，至少是笑的最燦爛的那個，反正花也還沒開，這場賽局得到了暫時的殘局。

植物當然要曬到太陽，宿舍空間太狹小了照不到什麼光。也怕洗衣籃延切線方向飛出，滿溢的未洗衣物，向心力朝向廁所，自動的脫水機擊中脆弱的它。也怕忙碌的步伐在某個要遲到的早晨，從上鋪一腳踩進了盛開的期許、關係的期待、我們的未來。太危險了，怎麼想都危險。後來我把它養在沒有曬衣杆的飲水機間，澆水也很方便。

墨綠色的花苞，緊閉著藏住了一切，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麼顏色，就像開盲盒一樣。阿甘正傳裡有句話：「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在沒打開前你永遠不知道你拿到的是什麼口味。」，或許是奶香融合的牛奶巧克力，或許是又甘又苦的黑巧克力。不管是哪種，好像沒那麼重要，因為這是你送的花。此刻，本體超越了本質。我知道我正在品嚐一盆精緻的甜點，順著唾液在食道畫出一道戀愛的溜滑梯，在肚子裡形成一顆沒有期限的糖。韓劇淚之女王裡的台詞：「雖然現在很好，但是生活久了又會遇上難關，到時候我們就把這些甜蜜的回憶，像糖果一樣從玻璃罐中一顆顆取出來吃。」，咚，我想我正蒐集著那個糖果，含著些許難以摸透的苦澀，為了未來先存了一顆糖，到時候可以細數。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沒關係，我先幫你記了。

過了幾週，蘭花散開了花瓣，有六個花被片，其中三個是萼片，三個是花瓣。萼片是純淨的白，沒有沾上一點污染留著萼片的折痕，代表著它的前身，淺淺的交代了它的前身，或許不管蛻變成什麼樣子，都還會保留著原本的一點樣子。

但願如此

花朵的中心有個宛如餐桌的小平台，顯現了與純白底不同的深黃色，上頭還有紫色的細小斑點，彷彿有人大意的打翻了什麼，從餐桌上一洩而下。往外一點是很溫柔的淡黃色，顯得深黃色小桌子更加堅定，執著著展現極端的純粹。蕊柱是淺淺的一塊粉空，是一個小巧可愛的眼睛。

花開了，開的很好，但原本我以為已經清晰的關係，你好像刻意的開始模糊。像玻璃上的漬，越想看清，卻越擦越髒。是個謹慎的人類，不想處於弱勢的我也開始逞強，開始學會在你不注意的時候偷偷看你，當你轉過來的時候，我要承認我沒有動，嘴硬著，我沒有輸。

「一二三木頭人！

我沒有動

也沒有愛你」

作家林婉瑜的詩

執著者，先動就輸了，先動情的人就輸了。等著你的回覆，也等著你的主動，含糊了許多個能往前一步的瞬間，我想是太匆忙又莽撞了。總想確認些什麼，又不想獨自維繫。誘餌是數個曖昧不清的曾經，糖果罐在空中遙起悅耳的音樂。像個百貨公司裡吵著要去其他地方看看的小孩，掙脫家長拉住的衣領，走入炫目和繽紛，我動了。

問你怎麼都不回訊息，你笑著說最近忙著報告，寄了你的課表給我，說想你時就打給你，你都會接。

天曉得你都開勿擾，自欺欺人。沒事，我最會等你了，我最擅長的事就是等你。

我知道蘭花的葉子不可以有積水，澆水時若水滲入葉心，要把它吸乾，不然葉子很容易腐爛。我的葉子已經爛了，但我用水去救它。如果我不給它一個吸乾的結果，給它一個持續的水流，那它就不是積水了。不是都說流水不腐嗎，戶樞不蠹，這樣花會被我騙到嗎？

扯開話的那天，看著手機上傳來的訊息，眼眶開始模糊，手開始抖者，笨蛋，我想把字看清楚，用力握緊手機，瞇著眼睛，視線穿透了難過，抵達那行最無情的字。拉開宿舍那個嚴重變形的櫃子，基本上沒事不會去開那一格，但那天不知道為什麼很輕易的就打開了，把手機甩進櫃子，跑出房間門。

走到飲水機間，我的蘭花，那天老舊的飲水機又壞了，跳針重複的句子聽起來格外刺耳，像個醉漢嗚咽著自言自語。嗶，請用冰開水，誰誤會誰的意思。嗶，請用熱開水，一頭熱的只有你。嗶，請用溫開水，別假了，他不愛你。

「閉嘴啦！」

蹦！一拳捶在飲水機上，安靜了，好像修好了又沒有修好，溫水和冰水同時流出了淚。後來我倒在飲水機旁，抱著那盆蘭花，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了，被自己的哭聲吵醒。

聽的到學府路上的車聲，車子壓過減速帶的聲音好像心跳。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心痛是真的，說不捨是假的的。我的心是真的，三舍前的吻是假的。我的愛是真的，那盆花是假的。

心臟持續跳動，把所有聯絡都封鎖了，時間多出了許多，像無處安放的小手，卻也不急著交代。想拿的就拿走吧，像好幾大疊放在宿舍小七前

的廣告，怎麼消失的不知道，下落隨便，總會有受眾的。

愛因斯坦說，人生就像騎腳踏車，為了讓自己保持平衡，你必需持續的向前邁進。討厭著必須振作的樣子，人生是斜坡，不會騎也連滾帶爬的被往下拖。其實你早就跳開了，模糊的線不是錯覺而是期限和厭倦，使曾經的執著更加可笑，好像我也曾清醒，能清醒的卻沒用上清醒，比從頭到尾都醉的人更顯悲催。或許糖果罐是我先買了，但你壓根不認那個罐子，也不認糖。咬牙只是外層化掉的糯米紙，還要分潤最後的罐子。

後來我才知道，你在合作社買了四盆，每一盆都送給不同的人。同一顆輕浮的心，講了一樣的話。為什麼是四盆，因為當時合作舍在促銷，一次買四盆比較便宜。

花瓣搖搖欲墜，牽著最後一絲的生命力，輕輕一碰，捧在掌心，像當初他軟軟的靠在我身旁，我撩撥著他的頭髮，環繞在指尖。風一吹，沒能抓住任何一瓣，各個都隨風追逐，就像他訴諸那最爛的理由。最終是沒能留住一點幸福，又或許，一開始捧起的就不是愛。

一年未完

■銅作獎　作者 / 莊妤柔

離開宿舍的第一年，偶爾會想起爬上舖時碰撞床板的痛覺。其實也還未完全一年，但冬天早八座上摩托車後迎著陣陣強風時覺得離開宿舍已十年之久。每每刺骨寒風都吹得我馬上縮緊身子，凝語望天感嘆氣候的奧妙。人很奇怪，總是在失去之後才懂得珍惜，儘管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但依然身陷其中。記得還在宿舍時總希望自己能快些、再快些長大出去校外住，真正開始在校外學習追垃圾車；學習每天比以前提早出發去學校；學習像學長姐一樣下課揪出去吃飯但最後不了了之的一個人吃隔壁嘉義名產時，才發現生活也挺孤單的。

好久以後，再次路過以前的宿舍，本想著宿舍外應有成群的青青學子同進同出，卻忘了因為是上課時段，所以只有舍外一排連樹葉都零散的樹沙沙回應我，顯得我的腳步聲格外沉悶。一步一腳印、一步一腳印，地上的石板被換季中的葉子染的像道觀橋傍晚的夕陽。我隨機撿起一片，搭著火紅的背景拍給遠在台北的男朋友。漸漸地走到宿舍樓下，他的模樣在短短一年間沒有改變多少，好像數十年來都是這樣。仔細回想，嘉大也是一個百年學校了，上頭的磁磚肯定比我更博學多聞，每年每日接受各種天氣的洗禮，也能聽見火車鳴笛而過。我細數著樓層，看到以前房間的窗戶，這時手機跳出了訊息。男友：「我明天下去找你喔！」忽然想起還和舍友住在一起的日子，我們關係好的不可思議。第一天晚上，六個女孩就著逃生指示的燈光大聊特聊過往的感情事跡。我提到我喜歡一個男生六年了，許是對現今快速的時代來說六年太久了，他們停住話語驚奇的看著我，猶記我尷尬的換個位置把腳伸進上舖圍欄的欄杆中間，須臾後他們才問我狀況，我正準備開口時卻感覺鼻子一陣濕黏，我警覺的一摸——流鼻血了。接著是一陣兵荒馬亂，因為要開燈時卻發現宿舍已經自動熄燈了，好險下舖的舍友敏捷的開啟桌上的檯燈，我也手忙腳亂的把才剛伸進欄杆中間的腿再拿出來，其中不免碰撞幾下，隔天看都瘀青了。想到這，我低頭看現在毫髮無傷的小腿前側，竟有些懷念。果然，擁有的當下都不以為然，儘管瘀青聽起來不像一個值得我留戀的事。

瘀青不是，宿舍生活卻是值得再三回味的。離開宿舍後最常想起畫面便是在房間的白光下，配著冷氣的低鳴聲，大口吃喝，談論不多的往事與不大的理想。我們六個小女生特別愛出門買晚餐或宵夜，每當拖著身子回到宿舍時總能立刻打起精神並且喊一句「開兩桌！」意思是把床上用的電腦桌打開放在公共區域，一邊哼歌，一邊把買回來的戰利品擺在兩張狹小的桌子上，接著拍照上傳社群平台上。其實兩桌對我們來說是很擠的，但我們仍選擇如拆開禮物般的坐在地上吃。手機放下，課業放下，包袱放下，大家敞開心扉的聊天依舊是現在最不捨的時刻。有時興致高昂酌點小酒，吆喝隔壁房間的鄰居一起來吃，最後再來點聚會時必玩的真心話大冒險，好不愜意呀！。以前一段時間流行測 MBTI 來說，我想，我們應該是全員 E 人吧！有次，我們開啟了一個制服日，那天我們在宿舍門前的鏡子拍了好久的照，把平時看不見的精緻姿態毫無保留的綻放出來，甚至其中一個室友還帶了拍立得，我們一人一張，照片上，背後是宿舍，旁邊是好朋友，那一陣子大家都把拍立得珍惜的夾在手機殼背後，每一個人都意氣風發，像是有人撐腰的青少女，殊不知，我們只是三八的姊妹花而已。多虧了室友，我的宿舍生活精彩許多，這樣頻率契合的舍友真是不多得，以至於我現在站在宿舍樓下回憶都是笑著的。

當然，也是有淚水的。那是一個不普通的晚上，宿舍一樓擺放的聖誕樹宣告今天是一個值得開心的日子，但我卻開心不起來。我還沒見過那樣安靜的宿舍，安靜的連外頭樹梢上的鳥叫聲都能一一數出。我知道這份安靜是面對我的，可是我沒有時間去緩和，因為眼前已經朦朧。仰頭一面不讓眼淚掉下來，一面數著吊扇的葉片平復心情。但不怎麼有用。被拒絕的遺憾不是能用片片分明的葉扇所割斷的。舍友一邊用衛生紙堵住我的鼻孔一邊用安慰的話堵住我的眼睛，最後用一些開玩笑的話想縫補我裂了一大口子的心。後來獨自拿著學生證嗶卡上頂樓，因為我只想找一個地方被強風吹，最好吹到我的眼淚可以沒地方流。我就在頂樓眺望不遠處的火車和山頭，像小學生罰站一樣不知道看了多少回的列車呼嘯而過，從顫抖的呼吸直到有心情察覺腿已經站痠了，我才願意邁開腳步，抹掉最後還是滴下來的淚水回寢室。其實領口已經濕一片了，那時候的我活脫脫的像一個不會自理的小孩，不擦淚水，不抹鼻涕，也不做表情管理，只是沒心情的讓

它一直流；好險頂樓也沒什麼人經過，一個人失了形象也是隱私的。宿舍等我回去後也還是那樣的安靜。「幹嘛？是我失戀還是你們失戀？一個比一個安靜。」不久後又回到最初的分貝，直到我們錄著影，揮著手，關著最後一次的門與空蕩蕩的房間說再見，配著些許的陽光，藉著窗簾的顏色撒在房間內，一時之間道別充斥著空氣，渲染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思憶至此，我瞇了瞇眼睛，好像看到誰在向我招手而來，原來是從台北千里迢迢下來找我的男朋友。他大步邁過來張開雙手想抱我，我也伸出了手，但只有一隻，精準的往他的腰部捏過去。「說！為什麼去年聖誕節拒絕我！」男友動彈不得，只好對我討好的笑。「你不知道嗎？一年可以改變很多事。」看著身旁的他，才驚覺原來一年的宿舍生活一天就回味完了。我拉著他在舍外扶手椅坐著，我還沒分享完宿舍生活呢！

大學生活離孩提時期遠，離成長出口近，現在對這些事仍記憶猶新，以後這些回憶都會像蒙上一層紗，看不清楚、讀不太懂，每一次的回想都會塗上一層當下的濾鏡，漸漸的會忘記細節，只剩人、事、時、地、物。他就像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最後重回故地時只能感嘆時光如白駒過隙，越長大時間過得越快。到時，希望仍有機會和舍友回嘉看看年邁但健康的宿舍，最好一起買晚餐宵夜，坐在宿舍外面的草皮上，邊喊開兩桌，邊亮出戰利品，一起話憶還在宿舍時的趣事以及由一間房間所組成的友誼。離開宿舍的後一年，上學的冷風雖然降低了回憶的解析度，卻提升了在宿舍時的快樂程度。一年未完，但我已經決定好每年都回來看看好久不見的宿舍了。

所有暫時的永久性

■佳作獎　作者 / 水陸兩不棲動物

父親給的平安符從牆上掉下來的那天，我正好在整理期末考的筆記。

它落地的聲音很輕，幾乎被窗外呼嘯而過的機車聲完全淹沒。我彎腰撿起它，發現串繩已經磨得幾乎透明，像是被無數個失眠的夜晚慢慢啃噬。翻到背面，我看見自己當初用原子筆寫下的「平安」兩字，筆畫邊緣已經暈開，像兩滴乾涸的淚痕。

（母親的電話總在晚上九點零七分響起。我計算過，這是她看完八點檔連續劇，洗完碗，把父親的襯衫掛進衣櫥後的餘裕。）

「吃飯了沒？」

「有。」

「嘉義冷嗎？」

「還好。」

「毛衣寄給你了要記得穿。」

「知道。」

我們的對話像反覆熨平的襯衫，皺摺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最單薄的問候。有時我會故意讓手機螢幕朝下，看未接來電的數字慢慢累積成某種愧疚的厚度，再然後，我與她的電話越來越剪短了，默契跳過所有能延伸的話題，她現在只問我「吃飯沒？」我只回答一聲不耐煩的「嗯。」

在夜裡彎曲成問號的形狀時，我總無法克制的想起高雄的陽光。那種陽光是有重量的，會把母親曬好的棉被壓出陽光的褶皺，蓬鬆得像是能把整個人都埋進去。而嘉義的冷是另一種東西，它會從窗邊的縫隙裡鑽進來，在皮膚上結一層透明的痂。昨天又夢見了回不去的家，夢裡的我站在家門前，看見父親的機車停在院子裡，我想推門進去，卻發現所有窗戶都被釘上了木板，縫隙中長出細小的黴斑。醒來時，發現枕頭濕了一小塊，但我不確定那是汗水還是別的什麼——在這個連哭泣都要挑選地點的房間裡，

連悲傷都變得如此節制。

陽台是唯一能放肆呼吸的地方，雖然紅色地磚會把大腿冰出紅痕，雖然這個角度不是能眺望高雄的方向，我仍拿著手機撥通了電話，在這個唯一能按下擴音間的地方，打給了遠在臺中的朋友，有次我發現自己在哭，眼淚還沒流到下巴就被冷風風乾，像某種高效的脫水程序。

十二月的某個凌晨，手機突然在枕頭下發燙。螢幕上顯示七通未接來電，最後一則訊息寫著:「沒事，只是爸爸騎車擦撞，已經從醫院回來了。」傳送時間是四個半小時前。我站在陽台回撥，寒風正把電話那頭的聲音切成零碎的波段：「就說沒事了……你忙你的……」。掛斷了電話，我收到母親傳來的照片。畫面裡父親站在修好的機車旁，笑容有些僵硬。訊息寫著：「車修好了，沒事。」我放大照片，注意到他右手腕上還貼著一小塊紗布，邊緣已經微微翹起。我想問他還會不會痛，想問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最後說出口卻只有短短的一句：「我知道了。」母親則回覆了一個讚的貼圖。

熱水器又開始咳嗽。它老了，要把整個冬天的冷都咳出來，才能吐出幾分鐘的溫水。我盯著鏡子上的霧氣，在上面寫「高雄」兩個字，看著它們比我的體溫消失得更快。衣櫥裡的毛衣終於徹底變形了。當我試圖把它塞進垃圾桶時，袖口勾住了床架，拉扯中掉出幾顆早已乾硬的毛球。它們滾到房間角落，停在那個曾經裝滿「暫時」的紙箱留下的方形痕跡上——現在那裡只剩下四條淡淡的灰塵輪廓，像是某個消失文明的遺跡。

夜深了，我關掉房間的燈，卻發現牆上那個曾經掛平安符的釘子，在黑暗中依然清晰可見。它像一個微型的傷口，一個永遠不會結痂的記憶點。窗外，嘉義的風依然在吹，帶著濕冷的氣息鑽進每個縫隙。而高雄的陽光，此刻應該正灑在母親早上晾出的棉被上——那些蓬鬆的、能將整個人溫柔包裹的棉被，現在想來，竟是如此遙遠。

洗衣機在轉。我的襪子和室友的牛仔褲纏在一起，像某種被迫的擁抱。破洞變得更大了，從原本只是漏進一粒沙，到現在能掉出整個沒能成行的連假。電腦螢幕突然亮起，是母親的訊息：「睡了吧？明天記得吃飯。」我看著這行字，手指懸在鍵盤上方，久久未能落下。最終，我關掉了對話

視窗，讓房間重新陷入黑暗。在這個既回不去也離不開的空間裡，連最簡單的回應都變得如此困難。而明天，嘉義的牆依然會滲出濕氣，鐵床架依然會在夜裡彎曲成問號的形狀，而我——

此刻陽台的風正穿透毛衣的縫隙，把我的輪廓吹成半透明。樓下又有機車呼嘯而過，聽起來像某個永遠到不了的，回家的聲音，而我，終將學會與這些遺憾和平共處，像那件再也穿不了的毛衣，像那個再也掛不回去的平安符，像所有我們以為只是暫時，卻最終成為永久的事物。

花期中的自己

■佳作獎　作者 / 陳品蓁

大二搬到二舍的第一個月後，發現門口外的樹開滿了鮮豔的紅色花朵。

那是在嘉義生活的第二年，還在努力習慣蘭潭邊總是又濕又黏膩的空氣。被水氣包裹的感覺稱不上舒適，但也談不上厭惡，也或許僅僅是被生活 18 年的屏東給寵壞，對於需要時常更換除濕用具的麻煩和身上濕黏的感受總是不抱有任何好感。

所以總是習慣性地想回到陽光似火的南國。

於是在禮拜五通識下課後，哼著輕快小調並踏著愉悅步伐，三步併作兩步的到小七前，期待那台可以帶我逃跑的中山幹線。短暫的等待總是顯得漫長，站在磁磚上的小腳開始踱步、額頭上的汗珠已經快要脫離掌控，又開始對悶熱不已的天氣有怨言，無處宣洩的怒氣只能讓滑歌單的手更快速的滾動以製造出一點虛無風。最終我的手停在脆樂團的〈揹上悲傷北上〉上，音樂透過耳機瞬間流瀉而出，既像山嵐飄下的雲霧，也像午後驟雨落下的第一滴雨點，滲入心底，那遨遊快感安撫我的不悅，也帶我走上回家的歸途。至今依然不太確定當時是因為歌名的吸引，抑或是對於旋律的渴求，總之，這首歌成為浮躁情緒中的浮木，是往後回家心情切換的開關。

日子就在掰著指頭數著日子、每週輪迴般地重複相同的逃亡行程中渡過，從門口的花開到花落、從葉子枯黃到新芽，直到漫漫長夜終究大過湛藍天空，我還是沒能學會和這惱人氣候和解。但值得慶幸的是，我終於在樹木學裡知道那棵開紅色花朵的樹叫雞冠莉桐，還知道了夜晚香味來源是月橘和白玉蘭、那棵總是冬天落葉的叫無患子、宿餐前會臭都是是福木果實害的。

我的時間單位逐漸變成他們。開始習慣性地以身旁事務的美好來替換

分秒必爭的時鐘，植物的生長向來是一部平緩卻雋永的作品，他們用婆娑樹影撰寫歲月、用四季更迭刻劃繁華，他們在我的生活裡扎了根、帶我到更高的樹冠欣賞。我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這座城市，也看待自己，曾幾何時的逃跑回家，已經不再是逃跑而是暫停，耳邊再次迴盪起那首回家專屬的歌「時間在身上的壓痕／讓我們成了有皺褶的大人」，我才明白，長大成人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某個瞬間，而是日積月累的變化。我其實不需要這麼排斥一個陌生的城市，也不應該把所有不順心和焦慮怪罪在環境的不如意上。我該接受時間給予的饋贈，也該與氣候和平共處，更該和自己和解。

是第二次雞冠莉桐的花期。

已經習慣每個月把放在衣櫃的克潮靈換掉、習慣在快受不了天氣悶熱時把自己丟進學校游泳池，我不再心心念念著每個周末回家，我學會順應自然。雖然很想歸功於自己的成長，但其實更大一部分是因為大三開始變得忙碌，根本沒有時間讓我逃。那名為焦慮和緊張的石頭，在一瞬間墜入原本靜如止水的生活裡，揚起漣漪。我只能就這樣不甘地在專題討論和每個必修課裡載浮載沉，拚了命地想浮出水面呼吸，用盡生命在和夢想成為的自己博弈，說到底，就是害怕成為平庸的俘虜。曾經，每週五的車站是逃跑的起點；現在，每天的實驗室才是真正的戰場，看著數據陷入沉思，再看著截稿日期陷入恐慌，已經不能再用春去秋來當作時間單位，我只能被時間追著往前跑，用死線來維持生活秩序、用咖啡因來延長一天的時間。我覺得我回到原點了。又開始把生活的不順心責怪在惡劣天氣上、把上台失誤的原因歸咎於沒有足夠的休息，把一切的不如意推給這個地方不屬於我。我不再是想和所有和解的那個人，我只是個憤世嫉俗的失敗者。我又想逃離這座城市。

搭上車的剎那，耳機裡正好播到「在該堅強的時候堅強／不管靈魂變成甚麼形狀／你還是你啊」。車子顛簸了一下，陽光灑進車窗。我看到窗外剛變綠的小葉欖仁和盛開的黃金風鈴木，原本心上的陰影被照在臉上的陽光給帶走，呼嘯而過的豔麗色彩暈染進我被打擊後孤寂又空洞的內心，

豐富的顏色像在告訴我這世界依舊美好，我完全不需要因為幾次失敗就對生活喪失嚮往，更應該直視陽光大步向前。車子繼續往前奔馳著，我知道，我也是。我不再只是會倉皇逃離的人，而是那個願意在顛簸中坐穩、在混濁裡張望風景的人。這趟路程不只是回家，而是回到真正的自己。

是第三次的花期。

在嘉義生活的第四年，那些曾經讓我焦躁與不安的理由，終究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逃亡的終點，不是回家，而是學會與自己並肩而行。未來的路還很長，途中一定還會遇見更多開滿紅花的樹、更多在我身邊指引方向的風景。我相信自己終將能克服困難，輕裝上路，不再揹上悲傷北上。而那個真正的自己，也會隨著每一次花開，一點一點綻放。

逆熵而行

■佳作獎　作者 / 三磷酸腺苷

「時間只會向前，熵值永遠增加。那麼，遺憾呢？它也只能被時間沖淡，還是……有機會逆熵而行，讓過去與未來交會？」

面無表情的按下送出鍵，隨著最後一份期末報告的完成繳交，這學期也在渾渾噩噩中畫下了句點。望著面前陳舊的床架，不知不覺間，我竟已在蘭潭三舍住了近一年了。指尖輕撫櫃子上斑駁的痕跡，一層層的剝落，像是時間留下的殘跡——而我，也在這裡蹉跎了一年。又一年，依然沒考上。

曾經的高中同學不是念研究所，便是進入醫院當 Clerk，只有我一人被留在了原地，年復一年的考試、換學校，一如無根的浮萍一般四處漂泊，長時間找不到方向使我逐漸對未來迷茫，馬齒徒長的不甘埋藏於心底，從未讓人發覺。我一直將面具戴得很好，無論是同學抑或是室友，我永遠展示了最美好的一面。可靠與樂觀的形象，如角質化的複層鱗狀上皮一般，將岌岌可危的內裡緊鎖其中。

唯有夜半人靜時，我才會悠悠睜開雙眼，任黑暗吞沒偽裝，讓所有掩飾土崩瓦解。盤腿而坐，靜靜聽著心跳與蟲鳴交錯，壓抑已久的情緒悄然滲出。深夜的三舍蟲鳴聲格外大聲，室友們卻罔若未聞沉浸於黑甜之鄉。盛夏的暑氣沿著老舊的窗邊滲入，皮膚上微微的黏膩感提醒了我暑假即將到來。我拾起一旁的手機，微微顫顫的點開 LINE。

置頂的訊息一旁有著刺目的紅，驟然的強光使我不禁瞇起眼睛，我仍在躊躇著如何回覆，那是我很久沒聯絡的高中摯友，前幾年她忙於課業及執照的考取，我們已兩年沒見，最近準備臨床見習的她難得有了短暫的假期，她自然而然問起了我的近況。

我竟不知該如何回覆。

第一年的重考，她陪在我身邊予我鼓勵，我失敗了，第二年我去了不喜歡的科系，邊念邊考試，想當然爾，僅僅是去了另一個不喜歡的科系。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壟罩著我，害怕失去與她並肩的機會，不知何時開始，我不敢與她聯絡，一想到她知道我現況失望的神情便讓我顫抖。

我想念過去那個意氣風發的自己——競賽場上的自信、科展中的創意、課業上的游刃有餘。而非如今這般窩囊，竟連一條訊息都遲遲不敢回覆，彷彿過去的榮光已被時間的洪流沖散。可光陰總是不回頭的，我愈是懷念過去，愈是離過去遙遠。

「沒想到啊，妳現在居然在嘉義……還好嗎？」她的語氣依舊熟悉，卻帶著一絲小心翼翼。

「還行吧。」我努力讓自己的語氣顯得輕鬆，卻連自己都說服不了。

「這次……會念完了吧？」

「嗯，打算邊念邊考囉。」說出口的瞬間，我才發現自己的聲音有些發虛。

為了轉移話題，我乾脆笑了笑：「倒是妳，準備去實習了吧？要不要幫我把把脈？」

「行啊，那妳坐著」

我們一同在蘭潭的堤岸邊坐下，她的右手輕覆於橈動脈上方的皮膚，屬於她的溫度順著食指及中指緩緩流入我的腕上，我聽見自己的心跳逐漸加速，明明今日潭邊的觀景平台人潮擁擠，我的心跳卻格外大聲。

「腎臟、肝臟、胃腸道、脾臟都虛啊，身體狀況挺差的，只有心臟跳的略快，估計是心臟的代償作用，妳應該改改糟糕的生活習慣。」她認真的分析道。

「妳也知道我最近很多事要做嘛……」我心中明白加速的心跳不僅僅是因為代償作用。

她，始終是特別的。

夏日的蘭潭水位較低，卻依舊廣闊，堤岸邊的視野非常好，一面可望見嘉義市區，另一面是廣大的蘭潭水庫。日暮時分，山映斜陽天接水，緩緩落入潭中的晚霞染紅了整片天空，清澈的潭水在夕陽的照映下閃爍出道道金光，像無數條金紅色的魚兒在歡快地跳躍著。

望著背對著我佇立在潭邊的她，我的思緒逐漸渺遠，如陳舊卻未變質的膠卷，將高中時的美好細細封存。多年過去，班遊的片段仍能在腦中清晰洗出——一樣是專心看著眼前風景的她，一樣是眼中只有她的我。她總是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麼，向前望去的目光走的比廣闊的潭水還要遠。我欽羨她的智慧卻同時害怕被她拋在腦後——明明這些年一直都在努力追趕了，到頭來似乎還是原地打轉。若是時間可以回溯……

「妳知道逆熵增嗎？」我兀然開口道。

「蛤，什麼鬼，妳怎麼突然提這個」她挑了挑眉，一臉不解。

「熱力學第二定律說一個孤立系統的自然反應中，熵值是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的。即是說在我們這個獨立的宇宙中，自然的變化、時間的流轉是只會往前的。如果能逆轉熵增，是不是就能回到過去呢？」

「嗯，我挺久沒接觸物理了，姑且就用我所記得的東西來說。雖然自然界的法則是亂度最大，一切終歸走向混亂與消亡，但這並不代表回到過去就能阻止妳不希望的未來發生啊」她認真思索道。

「可是，我不喜歡人生被安排的感覺，宇宙的走向是固定的，命運宣判我注定無法達到我曾經的夢想，明明不斷地努力，到頭來面對宏觀宇宙法則還是無能為力僅能任憑擺佈。」我有些激動，微微充血的眼角壓不住滿溢的情緒。

「我明白這些年的經歷讓妳意欲逃離對妳而言慘澹的現實，是啊，過去的時光那樣的美好，如果能夠重來，相信一定能做的比現在更好。但妳有沒有想過，就算讓妳重新選擇，妳真的能走在最『正確』的路上嗎？」

她一針見血道。

我怔住，一時語塞。

「或許會吧。」

「或許不會。」

她輕輕一笑，語氣少了剛才的銳利，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篤定的溫柔：「可是現在的妳，依然能選擇啊。」

「再者，妳會覺得過去美好，僅僅是因為時過境遷後的記憶美化，和妳想逃避現在的痛苦罷了，若是一直被困在過去，就會一直在原地踏步，妳這些年就是如此吧……」言詞犀利的她很明白我不願面對的真相，她輕易的將其剖開攤在我面前。

「我……」我有些欲言又止，從未向他人展示的心底深處有些刺痛，明明不想被看見軟弱的一面，明明不想離她愈來愈遠……

我想起了那日午後與她一同騎單車，由於集合時間快到了，倔強的我們卻又不想放棄難得的機會。單車道上，風聲呼嘯，我死死地握住車把，腿部肌肉已經酸痛到發顫，可我不敢停下。她的背影在前方越拉越遠，我害怕，她會徹底消失在我的世界裡。咬緊牙關，我拼命踩著踏板，加快速度，汗水順著額角滴落，視線卻只敢緊盯著她的背影——我不想被甩在她身後。

我想與她並肩而行。

思緒回籠，我早已無法言語，眼眶微微發熱，一股熱流從頰邊掠過，我將頭低下轉過身子不想讓她發覺我的脆弱，剎那間，熟悉又陌生的溫度從背後傳來，她輕輕收緊手臂。我怔住，感覺自己像一片落葉，在狂風裡漂泊許久，終於落回地面。我們都沒有言語，直至兩顆心達到一樣的頻率。

風吹過潭面，夕陽已然落下，星星燈光點綴了黑夜的布幕，像是時間流動的證明。

「時間的流動無法逆轉，熵值只會增加，但——妳知道嗎？」她輕聲道，食指仍覆在我的手腕上，像是在確認我還活著。

我沒有回答，只是等待著她的下一句話。

「既然無法回到過去，那就讓未來變得值得吧。」

她鬆開手，逆光下，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卻仍與我相連。

我緩緩閉上眼，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熵增，在封閉系統內意味著能量的退化；可在開放系統中，一切卻能自我調整，重新獲得秩序。

若我一直困在過去的懊悔中，我的世界便是一個封閉系統——熵值持續增加，所有努力都化為徒勞，最終只剩混亂與停滯。無效的能量不斷累積，而真正有用的能量，早已消耗殆盡。

如果我願意讓自己變成一個開放系統呢？

丟棄無用的負擔，讓那些不斷消耗我的痛苦與遺憾離開，把仍然有價值的夢想整理好，再一步一步地重新出發——這樣的話，我是不是就能真正朝著未來前進？

我睜開眼，看著站在燈下的她，目光依舊深邃而堅定。這一次，我的視線終於不再落後於她。

「這次，妳會繼續追上來吧？」她輕聲問道，眸中如潭水般深邃。

「嗯。」

我吸了吸鼻子，輕笑點頭，像是終於卸下了某種重擔。

燈光拉長了我們的影子，交錯、並肩，最終延伸向未來。

這一刻，我不再是封閉的系統。

秋檸

■佳作獎　作者 / 陳育晴

火車上充斥著一股淡淡刺鼻的氣息，那是我心悸的味道。這股氣味伴隨著腦內混亂的思考，擴散到了我身上的每一處肌膚。與之相伴而來的還有火車搖搖晃晃的震動，所有感受如同一鍋亂燉，彼此之間互相影響著。車程時間其實不長，不到一會兒，火車便到站了。我跟隨著人群出了火車站，映入眼簾的即是被一層淡淡晚霞壟罩著的幽然街景。我將行李搬上早已叫好的計程車，告訴司機目的地便趕著路出發了。一路上我不由自主地對這個陌生的鄉鎮充滿好奇，總是目不轉睛地盯著車窗外的風景發呆，一片片油綠的稻田似乎是這個城鄉的門面，他們是那般的鮮嫩漂亮。司機很快就把我送到目的地了，而此刻我的心臟開始炙熱跳動了，與安謐的校園好不相配。

穿過宏觀的校門，跟隨著溫柔熱情的學長姐來到了我期望已久的宿舍，密密麻麻的人群都正在搬運自己的行李，這場景不禁讓我想起了童話故事裡小蜜蜂們認真辛勤為自己的家園付出勞力一般。而且不知為何地，當我望向這棟建築物時，總感覺有什麼故事的序幕即將要被拉開了。

斑駁的油漆，彷彿承受了很多人的情緒，他們一直豎立在那角落，傾聽了許多新鮮人的故事。宿舍的床板總是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就像剛進入大學的我，總是在與自己綿延地對話。

相約在宿舍前的小徑，那是我們第一次單獨相約的地方。

起風了，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秋風，好似夾著一絲青澀的檸檬香味，很淡很淡，卻又讓人沒辦法無視那股香味的存在。

不太確定那是什麼感覺，我只知道我們之間好像被很多銀粉色的絲線纏繞在一起，這些絲線都染上了青檸的氣息，而那股味道越來越濃了。

我很享受這些情緒，它們總是令我控制不住的嘴角上揚，這一刻，我才明白，原來偶像劇呈現的那些夢幻場景，是真實存在的，那些畫面都一

幕幕在我平淡無奇的生活裡響起了悠揚的鐘聲。熟成的檸檬也迫不急待地展開果肉，在酸澀濃郁的汁水綻放之際，那股馥郁香味也在此刻達到了巔峰。

我們習慣在傍晚之際，伴隨著金風，在校園裡盲目地散步。漫無目的得走著，好像彼此的世界就只剩下對方，秋天發黃的落葉，是那麼樸實的浪漫。我們尤其喜歡經過道貫橋的瞬間，橋的另一頭的時光好像只屬於我們。走了一個鐘頭差不多該結束時，憂愁的表情早已浮現在我們稚嫩的臉上，都不捨得彼此的我們，我們之間似乎散發著誘人的檸檬甜香。

回到了宿舍，洗漱完準備上床好好回味今天彼此嬌羞的臉龐，我望著天花板，期待著明天。

這些日子飛速的流逝，很外到了冬天。第一次在外地過冬的我，身體明顯的適應不良，早上起床便是最痛苦的時候了，刺骨的冷風一陣一陣，像一頭藍色猛獸要把我吞噬了。硬著頭皮起床洗漱，突然想到今天是聖誕節，我期待了好久。聖誕鈴聲伴隨著歡樂的歌曲，就連那頭藍色猛獸都知道要避一避了。

每一棵樹都被精心打扮了，聖誕樹也到處樹立了歡樂氣氛，每一顆上面都有大家誠摯寫下來的願望，我總是默默的期許大家的願望都能如願以償的成真呢。

聖誕節的各種活動在寒冷的冬天鼓舞著大家，就像熱巧克力溫馨的香味，讓人打從心底覺得幸福。

我們又相約在宿舍門前的小徑了，彼此交換了禮物與卡片，卡片的內容也如同我事先想好的一般，是那樣的害羞而臉紅。冬天的檸檬已經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甜蜜的柑橘調氣息。

握著的暖暖包的右手是幸福的，左手也被暖暖的手擁抱著，也是幸福的。

我想起初來乍到的那一天，暮夏的蟬鳴依舊熱情奔放，我對新事物的

不熟悉與緊張似乎影響了我很多，焦慮總是陪伴我入眠，每到晚上睡覺前，我看著頭頂旋轉的吊扇總是會舒服一些。

現在我已經習慣了新生活所帶來的改變，宛如一隻破繭新生的蝴蝶，涼爽的秋風彷彿在引領著我飛去神秘瀑布的上游，那裡佈滿了許多未聞花名的花叢，鮮豔的果實散發出前所未聞的芬芳，而我在這裡，成為了我們。

瀑布匯集了所有感受，而我們的的旅程便是那瀑布的一大支流，回到這一刻，我們走到了橋上，親吻了彼此。

到了下一個秋天，我好像又聞到了青檸的酸澀。

本日陰雨

■佳作獎　作者 / 丁浩鑫

我總好奇他的眼神。

那個下午，我又離了神。在我不留意的片刻，微雨覆過窗外每處角落。隔著玻璃看路人匆匆避雨，空襲前的急忙逃竄，有種事不關己的欣喜，隱隱然佔據我的短暫思緒。雨點拉長成一道絲線，串著天際與泥壤，牽在傘面上懸成一隻獨偶。無心的人，勢必被雨給牽制了，老停留在原地，哪裡也不去。

宿舍裡凡是下雨定又引人犯病，該上課也不是，倒躺在軟綿的床上全無平日的舒適。骨裡總滲著陰涼的氣息，像書頁裡翻攪的蠹蟲，爬竄在脆弱的皮膚，浮動的血管，曬書也曬不出個樣子，可厭的陰雨，使人心底淒涼，渾身不自在。

然而，正是這百般待不住的搔癢，我的目光才留意到同樣正在愣神的室友。雨天正好讓我們有了一個共同點，陰暗的室內，聽著雨點有律的脈搏，偶爾夾雜走廊上陌生人的對談，對著景色意想自己的天地，無須多言的默契，卻也是唯一。

說到他，全宿舍裡我最害怕的一個人。並非與他相處有疙瘩，可總是令我感到不自在，尤其當我和他說話時注視他的雙眸，眼裡無法看見他的情緒起伏。不都說眼睛是靈魂之窗，那對晶瑩的瞳子，彷彿被上帝刻意掩上門簾，遮蔽一切能夠直入的光亮，靈魂在當中永無天日，恆常被關押在冰冷的禁地。

什麼樣的人才有這種眼神？每隔一陣子，這問題便會盤旋在我腦中，像宿舍外的陰雨，在我忽略時就會出現。煩躁的雨天，時常忘記帶傘的我，只能依賴外物提醒，擔心書包被雨水透打、煩惱浸濕的鞋襪如何處理，還有走在一地似濕黏紙錢的黃葉上的他，冒著雨撐傘迎面走來，同是熱情的

行為，隔著雨霧凝視他的眼眸，活像鬼差前來接人渡岸。我無法想像自己的身體，在那矮小黑暗的天地中會遭什麼罪。這樣的淋漓的陰雨天，直把人浸的心都冷了。

因太晚登記住宿需求，我被系統隨意編排至一間四人房。翻新後著實褪去陰冷的色調，改以亮白色兼米黃，（聽說是因為顏色影響心理，健康的顏色，當然被率先取用了。）一直犯忘填住宿表單的我，在被周遭人嘲弄一輪後仍未從中記取教訓。還沒進到新宿舍，我便在腦海裡演練過無數次與新室友如何交道的場景，起初，我自認熟悉的像混遍大場合的社會人士，但不久後，我徹底改變想法。

還記得，那天也是一樣，下著雨的陰天，普通不過的午後陰雨。我們房的窗戶能清楚看見宿舍前行過的足跡，一柄又一柄的傘，張開如汲取春雨的花蕊，在冷雨澆淋下反覆吐納，我的呼吸跟著起伏，吸吐，吐吸。望著豔麗爭放的花心，不明所以感到欣喜，那麼樣狂放的舞動，總惹不到心裡。沒了興趣，就不是滋味了。而他不同，能直勾勾盯著窗外瞧上一個鐘頭，一句話也不說，彷彿雨裡有勾魂的鬼魅，一絲一線牽引他的魂靈。我也曾試著去看，那不知名的遠方有著什麼，然而我能見的，不過平常景色。隨後簡單打個招呼，各自忙了去。我們第一次相遇，我就注視到他那雙不凡的眼睛。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好奇他的事情。想更瞭解他，更深入他的生活。人不就是如此，越是恐懼，越想去探索。攀越群山的人，直入虎口的人，求險、求一種不具名的刺激，發自內心的奔狂，無可制止的。在我意識到自己深陷其中時，絲毫還不認為這是一件脫序的事情。

隨手丟棄的發票（五月份、豆漿、茶葉蛋），我開始記憶他生活的瑣碎，要說這行為背後具體的動機，在我查找科學雜誌、翻閱心理書籍也未果後，就此作罷。我只明白自己好奇，為了滿足這份好奇，我像暴食的饕餮，一點一滴吞食他生活的每段經歷，企圖型塑一個想像中的具體的他的樣子。放置在書桌左邊翻開十頁的筆記本，前天學姐送的歐趴糖，擱在右手邊喝了一半的無糖綠茶，每一次都像拼湊一個新的他，如霧如雨般難

以尋覓的身影，也在一段時間的觀察後變得清晰，終於我也能看見他，也能感知他，不過我仍無法看透那對漆黑的眼眸中究竟看見什麼。

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正在竊聞本不該知道的事情，就像每個陰雨天憑著雨淚偷聽行人腳步聲，啪嗒啪嗒直撓人耳際，踩著一地浸染泥水的枯葉。濕漉漉的季節，把人自心底給浸泡地喘不過氣，越是折騰，越難在雨中定位方向，像失行的舟楫，離岸隔我遙遠。

這樣型塑的計畫，被某個午後突然歸來的他發現。我記著這節他應是通識，翹掉了？提早做完功課離開了？不該是這時候思索的問題。他冷冷的在一旁凝視，我看著他的身影，好似又遠了，成為似幻非幻的虛影。我頭一次看見他這樣冰冷的眼神，相比先前又更不可測、不可知，令人發寒，直入骨髓，好似隔岸遠觀一座將要傾頹的樓台，好似從可觀的定位裡徹底死去。是否曾有過這樣的經驗，看過這麼一個沒有神色的眼珠。雨天，備極哀榮的儀隊，與大頭像截然不同的祖奶奶的棺槨，玻璃裡透著的亡去了的魂，她是否也被關押在這冰冷的監牢，空洞的眼神，讓人想逃也逃不了。活生生活著的人啊，而死的是我。從那一刻起，我知道一切終於有個因果。

自那之後，重新分宿，我再也沒看見那樣離死亡近的黑瞳。深淵裡，沒有時間、空間，無分你我，無分是非。我所能感知到的魂，隨著與他對視的每分每秒，都在離我遠去。對於我的行為，他並沒有太多表現。我們就像素未謀面般，離了對方的故事線，一切歸於平寂。

某個下午，雨下的又急又大，從來沒有過的。

而我已習慣這樣陰鬱的雨天，試想無主的神暗自垂淚，淚痕劃過蒙塵的玻璃，滿佈鞋印的糟踐的紙箱、萎縮閃避彼此的陌生人。任那沉重的足跡竄過冰冷的五臟六腑，從第一階梯到二三樓的潮濕，就連裹在棉被裡取暖，身體也越漸顫抖。止得住嗎？或許不該是我思想的問題。這樣無情的、令人寒心的陰雨，隨它下吧！待到將這一切汙濁了的思緒沖洗，也不要止住的，讓太陽恆久沉落。

夜深人靜，只剩我和你

■作者 / 暮葉未央

這是一個失眠的夜晚，卻開啟我與他的深層對話。

「還記得一年前，我們第一次相遇的場景嗎？」六舍道。

我呢喃地說：「怎麼可能忘記？」一個行李箱、三個大紙盒、兩個後背包，再加上一個懵懂無知的我，便是我們認識的起點。八月，該是好天氣的日子，不過就像是天公的打臉，迎接我們的不是晴空萬里，而是滂沱大雨。初來乍到的我，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只有陌生的感覺，加上害怕，背井離鄉，沒有任何一個認識的人，離開了家人，告別了朋友，放棄了家鄉，跳脫舒適圈的我，無依無靠。但好在你的溫柔強大救贖了我，給予我滿滿的安全感。你也是我在嘉義的第一個朋友。

「那還記得我不同的樣貌嗎？」六舍道。

我若有所思地說：「各種面貌都還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我們經歷了春夏秋冬。夏天的你，感覺很炎熱，每天都無死角地被太陽洗禮。有時候，感覺是上蒼感應到你太髒了，特意下個很強的雨來洗淨你。秋天的你，顯得歷經很多滄桑，當秋風蕭瑟地吹過你身上，帶來許多的垃圾，這樣的感覺愈發濃烈，而你身上的裝飾——樹葉，也一一地掉落。冬天的你，冷冰冰的連我都不認識了，再加上隔壁湖畔帶來的濕氣，讓你多添加一層朦朧感，這段時間就好似跟陌生人相處，每天都忍受著酷寒的你。春天的你，暖陽浮現，讓你告別冬天的嚴寒，出現了一抹生機。但你卻又被荔枝椿象騷擾，它無止境地在你身上和我衣服上肆意下蛋，造成我們之間許多不必要的困擾，至今還是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當然撇除四季，還有一天當中不同時間的你，也有不同樣貌。早上八點開始的時段，陸陸續續有學生背上

包包，離開了你，讓你短暫地恢復成自己一人的樣貌。中午的時段，三三兩兩的人回到了你身旁，稍作休息，為下午養精蓄銳。接著又跟早上一樣，直到傍晚五點，上完一天課的學生，拖著疲憊的身軀、被摧殘的靈魂，走到你身邊，尋求一個專屬的避風港。直到修復完畢，晚上七點左右，再次的你又變成往日的熱鬧模樣，人聲鼎沸，到處都可見人的蹤影。晚上十點後一直到十二點熄燈時間，開始都是學生的睡前準備，一切都慢慢地歸於平靜，而你承載著無數人的夢鄉。我也看過特殊時間的你，半夜的這段時間，剛從外面狂歡或喝得微醺，抑或是剛熬夜讀完書，回來看你的時候，異常地安靜，只有偶爾有鳥叫的聲音。其餘時間，連一根針掉到地板都能聽見的狀況。這樣的你，總是讓我覺得能無條件地信任。清晨時分，睡不著的我，也會觀察你。人們都還在睡覺，但麻雀已經醒來，麻雀的嘰喳聲迴盪在整個走廊，優美的聲音，就像天降下來的免費鬧鐘。這些都是你不同的樣貌。

「最後想問你，還記得在我身上發洩的不同情緒嗎？」六舍道。

我閉上眼睛，慢慢地回憶起過往並且說：「剛開始想家的時候，偷偷躲在陽台哭時，是你默默地陪伴我，讓我依偎在你身旁，度過這難熬的適應期。之後面臨到第一次期中考，焦慮得無法入睡時，也是你在安慰我，給予我一個能夠放鬆的地方，釋放壓力。學期末發現最忐忑的科目及格時，是你與我一起開心地慶祝，聽著我唱歌、手舞足蹈。面臨到感情失利時，你二話不說地義氣相挺，任憑我情緒的潰堤，你也只是耐心地聽我抒發、訴說。雖然有時候對你還是有些不滿的，像是網路流量爆掉時、冷氣壞掉時、凌晨五點電燈突然亮時，都會偷偷地打你幾拳跟咒罵你幾句，讓你記取教訓。不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所以這些我都是能原諒你的。」

這場談話即將到了尾聲，我想要對你說一些話。一年即將過去，我們的緣分跟故事，可能到這裡就要畫上句點了。故事的結局也注定好，我們

並不像童話裡一樣，能過著幸福快樂美滿的日子。我遲早要長大，但是我並不會忘記這段時間你的陪伴。要不是你，就不會有今天的我。你也是我人生夢想起點第一步的助力。待我飛黃騰達時，我們的故事或許就得以延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來日再遇見時，可能你也認不出來我是誰。但我只要一踏上嘉義這片土地，我的腦海中第一個回憶湧現的就是你。你是牽起我與這片土地的開始，也是我在嘉義的第一個朋友。

現在的我，忽然懂了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是什麼意思，正如他所說的：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謝謝你——六舍，陪我走過這段黃金歲月，屬於你和我的專屬回憶。

我在宿舍獨自看家

■作者 /kumo

「學妹，你們知道嘉大的校園怪談嗎？」

「聽說，要是忘記將電腦關機，夜半電腦就會突然自動亮屏！」

「對了，我們不是上下鋪嗎？」

「對呀，我爬上爬下，剛來這陣子沒少磕磕碰碰，青一塊紫一塊，我室友他們都笑我像被家暴！」

「聽說……」

「學長好了！不要再嚇我們了！」

「聽說，曾經有一個學姊，沒有在睡前把椅子靠進去，晚上睡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一直被注視著的感覺，結果學姊一睜開眼就發現……有個女鬼站在椅子上看著她」

「啊！退退退！」

都說，當黑暗來臨，當夜半時分，又或者當獨自一人之時，恐懼會被放大到無限。

還記得那時是大一的寒假，為了要多賺一點生活費，我毅然決然地申請了寒宿，顧名思義就是寒假留宿居住，而老闆也不辜負認真的我，班表滿滿當當的排到了除夕中午，掉進錢眼子的我還不知道我將面臨什麼，要是能重來一次，我想再也沒有下次！

維期約一個月的寒假開始了，寒假初期，宿舍將留宿的同學三三兩兩分配到了幾間房中做集中管理，我也為此認識了我的寒假神仙室友。

大學第一次的寒假，除了打工，沒有寒假作業，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自由到飛起，生理時鐘直接切換到台灣版美國制，除了有排早十班外，晚班是從傍晚五點開始，而理所當然身為當代爛草莓，我直接睡到傍晚四點，室友會貼心地帶上一份餐點，狼吞虎嚥後，梳洗、換制服、扎起高馬尾……

「我出門上班囉！」

每天兩點一線的生活，是平凡而擺爛的。

直到——

「你要提前回去過年嗎？」對了，我的神仙室友，是一位香港的僑生同學，因此聽到她要回去過年，我並不意外。

意外的是——

「阿、阿姨，你的意思是接下來這段時間整間宿舍只有我一個人在宿舍看家嗎!? 」聽到連舍媽都要休假的我簡直墜入深淵

是的，我從未想過，這輩子我還有機會獨自一個人在宿舍看家，好消息是我要搬回我原本熟悉的三樓寢室，壞消息三樓的走廊很像太平間通道。

這是有統計依據的！寒假這段期間，男生調到三樓，而我和神仙室友是女孩子則被安排在一樓西側，班級裡一些男孩子也選擇留下來打工，因此在寒假期間我們也時常聚飯，也因此聊到在寒假住宿的日常。

經過投票，全員一致同意三樓的走廊真的又深又滲人，尤其是夜晚來臨之時，寒假宿舍裡稀少的人煙，讓走在廊道裡的人被恐懼深深的籠罩，當你按下開燈鍵，白熾燈一盞盞開啟，那感覺、那氛圍，深思及恐。

距離除夕倒數幾天開始，我獨自在宿舍看家。

早晨起床我會立馬拉開窗簾，讓消除邪惡的陽光照進我自認為陰森的

寢室裡，具象化的恐懼讓我彷彿還能聽到邪惡哀嚎的聲音，是的，由於獨居加上膽小，我竟然開始早起了，拉開窗簾，打開音樂，勢必要營造出「陪伴」的感覺，值得一提的是，走廊大約到下午三點過後就會陷入漆黑，因此我會在黑暗襲來前，先一步打開走廊的燈光，避免我不敢去上班。

「啊、真的好像太平間呀。」每當打開廊道燈光，看著白燈一盞盞的亮過去，這悚然的畫面都會讓我不經感嘆一聲。

這也勾起我曾經到中正大學參加營隊的記憶，恍惚間，領隊的學姊也說過他們大學裡也有像是太平間的廊道的所在。

「學校還真是擔心大家都沒有試膽的場所呢！」我不經在心裡吶喊！

看似勇敢實則假裝。

當我要去上班前，還有一系列的前置作業要進行呢！

將水壺、水杯裝滿，將窗簾拉上，夜晚的窗外總是引人遐想的，比如我就深怕見到黑白色的身影前來審判，將衣服洗好、烘乾，確認廊道燈光會亮著迎接我下班。

等等，要是我回來結果燈是關的呢！？

嘿！自己嚇自己，這才是真正讓我生活的兢兢業業的原因。

一個膽小、恐黑、怕鬼、怕安靜的人要如何在宿舍獨自看家呢？

首先，你要會打怪獸，要學會喪屍大逃殺，要和鬼怪鬥志鬥勇，還要熟悉宿舍地形，這樣才能在殺人魔進入時躲活下來，是的，一個人看家幾晚，我就做了多少惡夢；其次，你要學會人生的課題，像是克服恐懼或是選擇放棄。

比如說，我是一個懼怕任何天生擁有六隻腳生物的人，那時候我還在一樓，還記得那個這輩子都忘不了的夜晚，因為要每天上班的緣故，我會

手洗我的制服，再用宿舍的脫水機脫水，晾在有冷氣的寢室裡，一夜就乾了。

那天下班洗完澡約莫到了十一點鐘，洗衣間一片漆黑，而因為這段期間宿舍還有同學、舍媽，我膽子還肥著呢！像往常一樣，把衣服放進脫水機，轉動預計執行時間。

「呼啦啦——呼啦——」隨著時間的流動脫水機也賣力地工作著。

「好了！」不久後脫水機慢慢靜下來，直到完全停止，此時一邊哼歌一邊打開機蓋的我還沒意識到要發生什麼……

「嗯？這是什麼」將衣服拿出來時，上面掛著像樹枝的條狀物，因為脫水機正好擺在洗衣間的角落位置，光線很是陰暗。

「嘿、不會的、不會的吧！？」我心裡隱約騰起不太妙的感覺。

「呀、呀啊！」在手電筒照亮的一剎間，靈魂也感覺飛升了，那是一隻帶著毛的蟑螂腳。

不怕打開餐盒看到蟑螂，最怕吃到一半看到觸鬚，相信這是全人類都懂的道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在心裡超渡自己好幾次後，默默的用食指以及拇指指甲尖尖，小心翼翼地捏起被我驚嚇之餘拋出老遠的衣服後，再度拋到洗手台邊，百米衝刺回房間拿洗衣精，再度回到洗衣間試圖拯救我的衣服，不開玩笑的說，洗到印刷的打工店名都要掉漆了！

至於脫水機中究竟有沒有犯人的全屍，至今我也不清楚。

再回到三樓，總有那麼一兩天我真的只能晚上洗衣服，打開手機，首先打電話給朋友大聲聊天，確認要洗的衣物整理集中，將洗衣精倒好，我必須盡一切心力確保可以最快逃離洗衣間！

走在太平間廊道，哦不！宿舍廊道，深怕有哪間無人的寢室門突然打開，或更怕看到腳後有第二道影子的出現。

「我真的快要被自己嚇死了！」我大聲地對手機另一端的閨密喊道，這幾夜在下班回家後我都會打電話和閨密聊天，試圖說服自己不要恐懼。

真的很奇妙，當宿舍人聲鼎沸時，覺得太過吵鬧；洗衣間位置都被佔用時，覺得要是大家都不在就好了，可當這一天成真，宿舍靜的不可思議，也沒有人爭著搶著洗衣服時，這一刻必須承認，我想大家了。

想念那個處處充滿笑聲，擠破頭排隊就為了洗籃衣服，冰箱東西不見到處尋覓犯人，那熱鬧的、有趣的、溫馨的宿舍。

而長時間高度緊繃的生活，真的會承受不住。

終於離除夕的日子不遠了，除夕當天中午上完班我就要趕火車回家，因此我必須提前一晚洗衣服，而幸運也不幸的是，前除夕前一天我上全班，因此到我可以去洗衣服時已經是將近晚上十二點鐘。

在連續惡夢的幾個夜裡，我被成群撲過來的喪屍啃噬過；為了躲避殺人魔，像蜘蛛人盤在樓梯轉角的一天花板上；接過鬼來電，但那天，倒數最後一天，我真的放棄了。

「找到你了……」在再一次躲在宿舍桌下被殺人魔逮到後，我從夢中再一次驚醒。

「唉、又來了。」嘆了一口氣，頂著微暈的腦袋起床，那一天，我生氣的不靠椅子，電腦也不關了，走廊燈還是要開的，我可不想晚上不敢回家，最後只能睡操場。但那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坦然地走到洗衣間，把年前的最後一桶衣服丟下去洗，淡定地在晚上到茶水間裝水，那一夜我平躺在床上，讓我的猴子娃娃—阿搞下班，感謝他整個寒假守護我的後背，關燈後我鼓起勇氣，又或者說是放棄、釋然的睜眼看向了床邊。

沒有學長說的站在椅子上看我的「老學姊」，也沒有半夜開機的電腦聲響，那些曾經在宿營時聽到的，所有我恐懼的一切都沒有發生，在最後一晚，我放棄了保護我自己，或者說，我學會不再嚇自己。

那一夜我依舊惡夢，但不同的是，這次，我逃出來了。

隔天一早，我依舊上班，然後回宿舍收拾行李、丟垃圾，走出宿舍後，拖著行李箱的我轉身看向賢德樓。

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一直膽小怕黑，需要人陪的我，獨自一個人在寒假看嘉……

現在想想，也許那就是所謂——成長的感覺。

夢工廠

■作者 / 小火箭

夜深，宿舍的燈光一盞盞熄滅，夜色偷偷的覆蓋了這片天地。窗外偶有風聲拂過樹梢，遠處街道傳來零星的機車聲，窗縫中滲入的風無聲的低語。我來到床邊，輕輕掀開被子，躺進熟悉的溫暖。枕頭柔軟地包裹住後腦勺，闔上眼，腦中的機械聲嘎嘎作響，夢工廠便開始運作。記憶的碎片被迅速提取、分析、重組;創意被析出、拼出、碰撞，夢境的齒輪運轉起來，將我推向另一個世界。

「第 1022 次起飛，倒數十秒，請就位。」

電子音從兩側的音響傳來，睜開眼環顧四周，是一艘銀白色的太空船內。對照著各項參數與設定，儀表盤上的數據一如往常地閃爍，航線早已設定完成，螢幕上顯示出一條即將啟動的航線，我熟練的執行檢查步驟，最後手穩穩地握住控制桿，這是第 1022 次啟程了。

「三、二、一——點火！」

劇烈的推力將我壓向椅背，耳邊響起引擎的轟鳴。我透過駕駛艙的透明視窗，看見地球迅速縮小，直至成為宇宙中的一顆藍色微光。我知道，我已經離開了過去，每一次，我都滿懷希望地出發，卻總是在某個環節崩毀，有時是推進器故障，有時是軌道計算偏差，有時是微小的指令錯誤將整艘船引向錯誤的方向，墜入無盡的黑暗。而這一次……會不會迎來不同？進入了一場嶄新的探索。

然而，就在航行穩定後，警報聲突然刺耳的鳴叫——

「警告！動力核心異常！系統失控！」。

不祥的紅光閃爍，螢幕上跳出無數錯誤訊息。史無前例的危機讓我

的心一緊，指尖瘋狂地在面板上輸入指令，試圖修復異常，卻發現無論我怎麼操作，飛船的軌跡都已經脫離控制，開始向某個未知的重力源墜落。曾經一次次的試驗、飛行無數的挫敗與調整，本以為即將成功的飛行任務卻成了一次亡命航行。腦海中的無數跑馬燈，演變成了無盡的絕望。

「不、不可能……」

這一次明明做足了準備，這一次明明已經修正了所有可能的錯誤，這一次……為什麼還是失敗了？

我用力捶打著儀表盤，試圖讓一切恢復正常，卻發現自己無能為力，一切只不過是徒勞罷了，一聲聲的警報在耳邊無情嘲笑，而我只能隨著命運的安排，任由自己的墜落、粉碎。

視線開始扭曲，我的身體被巨大的失重感吞沒，意識如潮水般翻湧，最後，飛船猛烈墜落，撕裂黑暗，拖著長長的火光墜入未知的地表——我墜入深沉的黑暗。

意識重新甦醒，刺骨的寒冷貫穿了我的感官。厚重的灰塵隨風飄揚，空氣中瀰漫著金屬燃燒後的焦味。我發現自己躺在一片荒涼的星球上。頭頂是一片紫藍色的天空，幾顆破碎的行星殘骸懸浮在空中，像是一個已被摧毀的世界。我嘗試動一動身體，發現四肢雖然疲憊，卻沒有明顯的傷口，這讓我鬆了一口氣。

不遠處，我的飛船殘骸散落一地，曾經銀白流線型的機體，如今變得扭曲、焦黑，宛如被現實狠狠踐踏過的夢想。

我的指尖顫抖地觸摸地面，凹陷的土壤上布滿了無數坑洞，像是無數艘船墜毀後留下的傷疤。究竟……曾經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懷抱著希望起飛，卻最終化為歷史的塵埃？

「這裡是哪裡……？」

我踉蹌地站起來，心裡湧上一種無法抑制的熟悉感。我曾經來過這裡嗎？不可能，我離開地球了嗎？……但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卻像幽靈般纏繞在心頭，揮之不去。　遠方，有一道微弱的藍色光芒閃爍，好似冥冥之中的指引，告訴我答案就在那裡。　拖著疲憊的身軀，我一步步朝著光源前進。走近後，我才看清，那是一座巨大的機械塔，塔身滿是歲月刻下的裂痕，然而仍然頑強地運作著。

我走到塔門前，金屬大門自動打開，內部空間浩瀚無垠，數百條數據流在空中漂浮，像是一座儲存無數記憶的資料庫。我踏進去，一個影像投射在半空之中，影像裡，一群科學家站在一座剛剛建成的宇宙工廠前，眼中滿是光芒。他們激動地交談，談論著夢想，談論著超越極限的可能性。而其中有一個身影……竟然與我極為相似。

「這不可能……」我低聲呢喃，心跳加快，手指顫抖地伸向影像。

下一秒，影像轉換，畫面裡的那個人站在這座機械塔前，語氣沉穩地說道：

「如果你看到這段訊息，代表你已經找到了這裡。」

「這幾年來，你經歷了太多跌落與失敗，你可能懷疑過自己，覺得自己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但事實是——」

畫面中的人直視著我，彷彿穿越時空，與我對話。

「你並沒有停滯，而是一直在航行。」

我愣住了，胸口湧上一陣刺痛。

「你以為這些困難是在摧毀你，但其實，它們只是在塑造你。」

「正因為你在航行才會迷失，而這上千次的挫敗並不意味著什麼，就好像每個成功之人都必經的路途，過往的坑疤有如他們勢大力沉的足跡，

記錄著一路上的所有回憶。」

「有些旅程沒有捷徑，有些夢想必須經過坍塌與重建。但別忘了——」

畫面中的人微微一笑，像是某種來自未來的自己，對我伸出手。

「夢工廠，從不停止運作。」

話音剛落，整座機械塔突然開始震動，影像崩解，塔身發出刺耳的轟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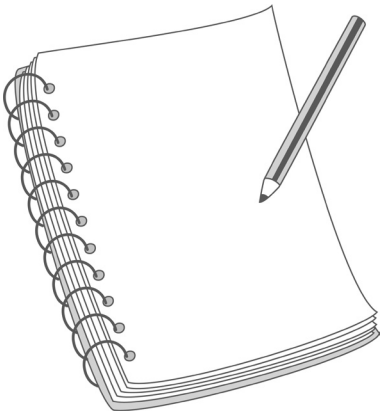
「——嘀——嘀——」

熟悉的聲音將我從夢境中拽回現實。我猛然睜開眼，發現自己仍然躺在宿舍的床上。窗外，晨光微微灑入，將書桌上的筆記本映照得閃閃發亮。

我的胸口仍然起伏不定，手指下意識地握緊被單，感受著夢境的餘韻。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麼。過去的一年，的確是接連不斷的挫折，但它們並沒有把我擊倒。相反地，它們推著我往前，讓我成為了現在的自己。我以為自己只是困在無法逆轉的困境裡，但其實，我一直在航行，儘管顛簸，儘管迷失，但從未真正墜落。

我深吸一口氣，坐起身，望向書桌上未完成的機械設計圖。這一刻，我知道自己不會停下來。我翻開筆記，繼續未完成的計算，航行，仍在繼續。



一一四，五一四

■作者 / 野獸先輩

我和 K 站在宿舍盡頭的販賣機旁，我佇立在機器前，一如往常的選了一罐 25 元的汽水，並投入了硬幣，隨著金屬碰撞的清脆聲和飲料落下所帶來的震動，我拾起了落下的那抹鮮紅和流線型的白色線條。飲料很冰，拿在手裡，沉甸甸的，這樣的重量和溫度，莫名令我滿足。

我打開了可口可樂，將那股甜膩和刺激感送入口中。周圍很安靜，販賣機也陷入沉默，我望向飲料的投出口，裡頭空蕩蕩的，就像是從來沒被使用過一樣。

和我料想中得不同，K 並沒有買飲料。我望向 K，想從他的動作或者言語中得到解答。K 並沒有動，也沒有望向我，只是呆呆地望向了眼前的販賣機。我愣住了，K 的眼神沒有聚焦，彷彿他並不是在看販賣機，而是更加深處，被外在表象所掩蓋的東西。

「喂。」我搖了搖 K 的肩膀，試圖讓他回歸正常，而 K 轉了過來，眼神依舊。我頓時感到駭人，我感覺 K 的視線看穿了我，我的思想，我的內心彷彿都被他那不可描述的視線給貫穿。我確信，K 一定在那時看到了“某些東西”

我內心的恐慌不經意的展現在了我的臉上，或許是察覺到了我的異樣，K 從先前的狀態中脫離，變回了平常的 K。我為了掩蓋失態，又從販賣機中買了一罐可樂，遞到了 K 的手上，故作鎮定的說了句：「你的。」

「謝謝。」可樂在他的手上表現出了和剛才相同的沉重感。罐子表面

因為冷凝而產生了水珠，飲料依舊很冰，和我的一模一樣。和我不同的是，K 並沒有選擇拉動可樂上方的拉環，只是選擇默默的注視著罐子。

我對此感到疑惑，難道有什麼問題嗎？

「你不喝嗎？」我說。

「不，我喝。」和上次不同，K 很快的做出了回應，並下決心似的打開拉環，喝了一大口可樂。

「好喝嗎？」我試探性地問。

K 再次望向了我，既沒有回答，也沒有露出和剛剛一樣的眼神，而是冲我打了一個響嗝，並哈哈大笑的跑開了，留下了我無言的站在原地。我鬆了一口氣，看來 K 似乎還是一樣。但片刻後，我又不可避免的陷入了矛盾。因為在我看來，K 方才的樣子，就像是逃跑那樣的匆忙、那樣的慌張。

自那之後，我就再也沒看過 K 喝可口可樂了。

回想自我認識 K 以來，K 一直是喝可口可樂的。那時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是新生入住宿舍的時候，那也是我和那臺販賣機的初次相遇。我對販賣機的印象，幾乎都是在戶外居多，所以對於在宿舍內部有販賣機這件事著實令我感到新奇。

那時的宿舍空蕩蕩的，其他舍友尚未抵達，除了我和 K 以外並無他人。K 靜靜的坐在那裡，行李也早已收拾好了，相較才剛剛將所有數量可觀的行李帶進宿舍，連包裝用紙箱都還未拆開且滿頭大汗的我，有著鮮明的對比。我一面收拾行李，一邊偷偷觀察著 K。

我想必須著重聲明，我對男人並無興趣。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對 K 的

第一印象還不壞。雖然帶著黑框眼鏡，卻並沒有哪怕一絲愚鈍的氣息，有著削瘦且立體的五官，就連眼神也帶有些許犀利。根據我為數不多的人生經驗，我當時直覺地認為，他一定是一個聰明人，而且並不是只有聰明而已。他的表情明顯和他早已排放整齊的行李一致，表現出一種從容。和多數人不同，他的從容帶有莫名的說服力，或許是某種天生的領袖氣質所致。

我收拾完行李，便坐在椅子上休息了。隨著我不再忙碌，整個房間立刻如同被世界給遺忘的小小角落，沒有任何聲音。我坐在椅子上不發一語，而 K 則和方才一致，並無任何動作，視線直直的盯著前方，彷彿和這房間的寂靜融為一體，不發出任何聲音。

「要是這樣下去，會不會在未來變得難以相處呢？」我心想。我的擔心不無道理，這樣的案例並不少見。好在隨著時間流逝，我發現了 K 的表情露出了一抹細微的破綻，我準確的抓住了這道破綻，並從裡面解讀出了尷尬、不自在、慌張等情緒。

說也奇怪，儘管這樣的發現如同販賣機的投幣孔那樣渺小，卻令我對 K 的好感又增添不少。或許是我在這時真正確認了我的這位室友，其實也是人類，同為尷尬所苦而產生的革命情感吧。

於是，我走出房間，看似將 K 給拋棄在了那被遺忘的小角落，實則是前往那時還令我新奇的販賣機。不到一分鐘後，我又回到了那個角落，不過，這次我並非獨自前往。

為了避免 K 推辭，我買了兩罐可口可樂，一面喝其中一罐，一邊將另一罐放到 K 的面前，K 楞了一下，先是看了看手中的可樂，再看了看正在喝可樂的我，接著輕聲說了謝謝，便將可樂打開，和我一起喝了起來。在喝完可樂後，世界便溫柔的重新接納了方才被遺忘的小小角落，很快我們就互相熟識了。那天的兩罐可樂，就如同兩個小小的滅火器，滅卻了灼燒

著我和K心中的尷尬之火。

也是從那之後，我從沒有看過K喝除了可口可樂以外的飲料。

「K，你那天到底是怎麼了？我從來沒看過你那樣。」過了幾天後我實在忍不住，跑去和K說出了我心中的疑問。

K看著我，黑框眼鏡映著燈光，底下的那雙眼睛犀利依舊。

但K還是沒有說話。而我則是靜靜的等著。

「K，你是不是不想說？沒事，不勉強…」

「不，不是。」這次K迅速地回答了我。

終於獲得了K的回應，我重拾了一部分信心，繼續問道：

「所以到底是怎麼了？」

我還沒說完，K就走出門外，拿回來了兩罐可樂，不同於熟悉的紅色罐身和白色線條，罐身是藍色的，白色線條也被替換成紅白藍組成的醒目logo。毫無疑問，此乃百事可樂，可口可樂的競爭對手。

我並不明白這罐百事的用意，畢竟，K一直以來不是都喝可口可樂...？

「啊。」我想到了。

「你應該猜到了吧？」

「是說你其實比較喜歡百事可樂？」

「呃，算是吧，不過並不全是這樣啦。」K 撓撓頭，似乎在看了我對他精心設計的提示後的回應有點尷尬。

K 清了清喉嚨，說：

「和你說的一樣，我以前比較喜歡喝百事可樂，因為我覺得，百事可樂比較好喝。」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說呢？想喝直接喝不就行了？」

K 垂下了雙眼，有些感慨的說：

「嗯。我知道，是這樣沒錯。」

K 的聲音很平靜，也很輕柔。就像是在溫柔的回憶過去一般，又輕輕說了一句：「我知道。」

我看著這樣的 K，說不出話，我想我誤解了 K 的意思。

K 在我羞愧的沉默中開口，繼續說了下去：

「那天，在收到你送的可樂之後，我確實在想著應該要繼續喝百事而不是喝可口可樂，但是，每次當我要選擇的時候，我總是會不自覺的買可口可樂。

久而久之，我變的習慣喝可口可樂，也不再開始覺得百事一定比可口可樂好喝。

甚至，我開始認為我說不定是喜歡可口可樂而更勝過百事可樂。

直到那天，我看著喝可樂的你，再看了看販賣機裡面的百事可樂。我竟然感覺到了一股違和。

隨後我驚覺，我和你終究不同，無法那樣開心地喝可口可樂。我還是喜歡百事，只是在和你相處的過程中，無意間迎合了你的喜好罷了。」

說完後，K 又喝了一口百事，緊接著又喝了一口，很快便將整罐可樂喝完了。

深夜，我將喝完的兩罐可樂拿到了回收桶前，扔下了罐子。罐子撞擊桶底，傳出了兩聲悶響。

我轉頭看向販賣機，販賣機的燈光一如既往的明亮，而當我順著那道光看向裡面時，我才發現，可口可樂賣完了，只剩下百事可樂。我摸摸口袋，取出僅有的三個硬幣，正好二十五元。投入硬幣，一樣的清脆聲響，一樣的震動。我打開拉環，喝了一口可樂，隨即陷入了沉默。

販賣機的燈光照在我身上，就像是在注視著我、無聲的責備著我。

光影未語

■作者 / 江棠

剛搬進宿舍的午後，曦陽穿過紗窗，細細的塵埃在空氣中漂浮。我拖著行李箱踏進房間時，看見三張陌生的面孔。我們互相點頭微笑，自我介紹的聲音帶著一絲拘謹。直到夜幕降臨，一杯泡麵的香氣在房間瀰漫，引來輕聲的調侃，氣氛才稍稍柔和起來。我捧著我的相機——那台適合拍風景的單反相機，就像一個習慣從取景框觀察世界的旁觀者。

正值深秋初冬，都愛好出遊的我們相約展開第一次小旅行，目的地是南投山林間的奧萬大。沿途的公路蜿蜒，上山的巴士伴著顛簸與笑聲，車窗外的山谷漸漸染上層層紅葉。我背著相機走在落葉鋪滿的小徑上，聽著腳下沙沙作響。大家還不算熟悉，對話斷斷續續，更多時候我們仰頭欣賞楓林盛景，不經意間分享著驚嘆的眼神。山風吹過，紅葉離枝旋舞而下，我舉起相機捕捉那片片飛舞的鮮紅。鏡頭裡主要是壯闊的風景，想起杜牧「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　於二月花」滿山楓紅如火雲般燦爛，有過之而無不及。

暮色四合，我們坐在木製的涼亭裡休息，我鼓起勇氣提議合照一張。大家笑著靠攏，我把相機架在石桌上自動定時。在按下快門跑回同伴身邊的幾秒裡，我聽見自己的心跳——不再是孤單一人。相片洗出來時，四人份的笑容有些靦腆，又帶著初次旅行成功的興奮。照片背景是漫山楓紅，而我們的友情正如角落裡那簇尚未燃盡的橘紅晚霞，正要進入夜的寧靜。

時光緩緩流轉，歲末的嘉義寒意漸濃，我們的友情卻在慢慢升溫。一次期末考結束後，我們決定一起去文化路年貨大街體驗節日的熙熙攘攘。傍晚時分，老街已是人聲鼎沸，紅通通的燈籠高掛在騎樓簷下，攤販的叫賣聲不絕於耳，空氣中瀰漫著藥材的芬芳和糖炒栗子的香氣。我舉起相

機，本想拍攝街道兩旁老房子的木雕窗櫺和掛滿春聯的店舖招牌，卻不由自主將鏡頭轉向了我的室友們。人潮中，我們緊緊跟隨彼此，生怕走散，一位夥伴興奮地喊：「快來吃這家的糖葫蘆！」另一位夥伴已經買了幾包瓜子分給大家，還有一位夥伴則拿起一頂搞笑的紅色春節帽子忽然扣在我頭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趁機按下快門，捕捉他們開懷大笑的瞬間，室友們的臉龐被攤位暖黃的燈火映亮，每雙眼睛裡都閃著愉悅的光。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常將相機對準他們：拍下他們圍在一起試吃蜜餞時皺起的鼻子，拍下他們拎著大包小包戰利品時滿足的神情。鏡頭裡人物的比例增加了，風景退居背景——友情在鏡頭中漸漸清晰，而隔閡正一點點失焦。「啊，記憶卡的容量好像不夠用了。」我喃喃道。

一個學期過去了，春風微起，陽明山上的櫻花開了。山徑蜿蜒，枝頭一團團粉嫩的花如雲如霧，遠遠望去，整座山頭都輕盈了起來。我們沿途談天說笑，背包裡塞著草莓大福、飯糰與我的相機。穿梭在落英繽紛的小徑，閒散地聊著未來與夢想，也會為爭搶最後一塊水果而打鬧起來。微風拂過，花瓣輕顫，我舉起相機，卻遲遲沒有按下快門。我的目光越過取景器的邊框，停駐在走在前頭的她身上。指尖輕觸垂落的花枝，粉白的花瓣時不時飄落在她的髮上、肩頭，遲遲沒有按下快門。那一瞬，我想收起的已經不是畫面，而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心跳。原來在不知不覺中，我對她的情感早已悄然改變，朋友之間的默契雖然無聲，卻在我們每一次對望和玩笑中流動，我卻開始害怕自己的某些心事會藏不住地流露在鏡頭下。感受到我熱切目光似的，她轉過身來對我笑，那笑柔得像春天剛化開的雪，我一時失神，錯過了拍下那瞬間的機會。

那天的照片裡，櫻花拍得太多，人卻很少，終於讓拍風景的單眼重回本職工作。我不知道自己在膽怯什麼，也許是怕這段感情在快門下曝光。我選擇用長焦鏡頭在遠處偷窺，拍下她仰頭看花時微皺的眉、轉身離開時

隨風飛舞的裙擺，然後回到宿舍的電腦前，一張張慢慢瀏覽。每一張都是美的，可每一張都有些遺憾——不是畫面構圖，不是光線不對，而是我的心，以及遲疑間錯過的，她回眸莞爾的一瞬，我只能用目光將其安存在心底。

夏幕來襲之前，我們計畫了一場更具意義的小旅行——去阿里山看日出。這或許是離宿前最後的一次集體出遊。夜色已濃，車燈劃破蜿蜒山路，映出一側層疊的山影與時而閃過的路牌。我開著車，她坐在副駕抱著我的相機，窗戶微開，車內是熟悉的聊天聲與偶爾竄出的笑語，音樂播放器裡隨機播放著一首老歌，旋律輕柔得像深夜睡前的呼吸。四個人，一部車，山路延伸到夜的深處，我們在青春的邊界上靜靜駛行。

凌晨抵達阿里山火車站時，整個小鎮還沉浸在夢裡。我們打著呵欠在木造車站前伸展四肢，空氣清冷，呼吸間都是雲霧與松木的氣味。穿上厚外套、戴上手套，在天光微亮下走進祝山線月台。紅色小火車搖搖晃晃地從黑暗中駛出，木製車廂緩慢滑行進入山林。車窗外漆黑一片，只有山嵐低語與樹影飛逝，像夢境一樣靜默。鐵軌彎轉處，車身發出低沉的吱響，像老電影的轉場聲，預告著即將到來的光亮。抵達觀日平台時，東方已泛出微光，四周皆是等候日出的人群。我們在平台一側尋了個角落坐下，她拉了拉我的袖子低聲說：「風好冷喔。」我將背包裡多帶的一條圍巾遞給她，她笑著裹上，像貓咪一樣埋進布料中。

遠方，雲海靜靜橫躺在山谷之上，天空漸層的顏色從深藍推向淡紫，再漸漸漾出橘紅與金黃。我的手握緊相機，斜眼看不清她的表情，只感覺到她的肩膀偶爾輕輕靠到我的，又很快離開。我的心跳得有些快，連握相機的手都有些出汗。終於，東方的天空泛起金色，一束耀眼的晨光沖破雲海射出。瞬間，人群發出驚嘆的歡呼聲。紅日如跳躍的火焰，緩緩從雲海中升起，照亮整片天空，我轉過頭，發現她的眼眶映著金色的光，專注地

凝望著這壯麗的日出景象。

就在那一刻，心跳的聲音震耳欲聾，我鼓起勇氣吸了一口氣，正想開口告訴她我壓在心底已久的話語。然而旭日的喧騰淹沒了我的聲音，她完全沉浸在旭日東昇的美景裡，話語在喉間打轉終究沒有說出口。倒是她轉過頭來朝我笑了笑：「好美！」我點點頭，也回以笑容，但心中掠過一絲淡淡的失落。我舉起相機假裝專注拍攝日出，其實鏡頭偷偷對準了她被晨光鍍亮的側臉。那張照片裡，她的神情寧靜而滿足，彷彿全然不知我眼底的千言萬語。

其實在旅行之間，我們還穿插著許多日常的冒險。曾經盛夏夜裡四人一起騎著單車到河畔吹風乘涼，城市霓虹倒映在河面，我們沿岸歡笑競速，汗水和快樂一同揮灑在風中。某個週末下午，我們背起簡單行囊坐上開往台南的區間車，在漁光島海灘撿貝殼、追逐浪花，夕陽時一起沉默欣賞橘紅太陽沉入海平線的瑰偉。一回到宿舍，沙子還掉在地板上，四人就擠在一張床上看當天拍下的照片，笑鬧著嫌棄彼此滿頭亂髮的模樣。還有無數個這樣的瞬間，這些片段交織成我們大一宿舍生活，每一格都定格著獨一無二的溫馨。

如今，已過了快三載，再過幾個月就要畢業，我獨自坐在靜寂的租屋處一隅，眼前攤開厚厚一疊照片。那些旅程的風景與笑臉在指間紛飛，彷彿翻閱一部流動的青春詩篇。我看到奧萬大紅葉下青澀微笑的我們，看到迪化街燈火中互相嬉鬧的我們，看到陽明山絢爛紛呈下並肩靜坐的我們，也看到阿里山曙光下她恬靜的側臉。我輕輕撫摸著相紙上一張張熟悉的面孔，往事如潮水般湧上心頭。

我拿起手機，竟像第一次搬入宿舍時那樣緊張。猶豫再三後，「要不要再一起去旅行？好想你們。」把盤桓已久的期望在曾經的宿舍群組裡傳

了出去。我凝視著桌上散亂的相片——照片裡的我們笑容爛漫，彷彿那些時光從未走遠，只是在等待下一次快門，將新的回憶再次定格。握在手中的手機傳震動，這個大半年沒有訊息的群組又重新恢復生機。

下一趟旅程要去哪裡呢？會捕捉到什麼樣的瞬間？一切都令我歡欣雀躍。原來我早已走出取景框的旁觀位，成了光影裡的一部分。

筆下的一寸光陰

■作者 / 椎名

清晨的嘉義，陽光輕輕灑在我捲曲的棉被上，微風帶著遠方檜木的清香，穿透窗台，輕拂進入我的鼻腔，獨有的檜木香，循著血液敲打著節奏，打開心門注入心血，新的一天即將到來。當我醒來，呼吸間滿是這片土地特有的森林氣息，而非昨夜夢中的回音。或許是旅客遺留在車站不曾帶走的回憶，落在阿里山，又或許是那份我所眷戀的嘉義宿舍生活，落在嘉義市。遠處傳來金屬敲擊的聲響與機車啟動的嗡嗡聲，那是充滿生氣的碩士生，啟動引擎與嘉義道早安的聲音。

宿舍樓下的早餐店早已人山人海，煎鍋上油花「嗞嗞」作響，空氣裡彌漫著蛋餅與豆漿的香氣。每一個清晨，我習慣與阿姨對望，她早已明瞭我的「老樣子」，我也習慣性的自己找零，看著轉角的 7-11 人來人往。大家都在同一時間趕往各自的目的地，無論是上班還是上學，似乎這座城市的每個角落都被時間緊緊擁抱。這樣的景象，日復一日，卻從不覺得單調，反而讓人感到安心與踏實。

作為一名研究生，我的宿舍空間寬大，只有我和室友兩人共享。彼此都有各自的正職工作，忙碌且充實。再次打開房門，映入眼簾的是夕陽染紅西山的餘暉，還有我瘋狂震動的手機，來自室友的晚餐邀約。她是個奇特的女孩，對晚餐的選擇總是固定，從不變動，無論是牛排、滷味，還是鐵板燒，最終還是牛排、滷味、鐵板燒。對我而言，這似乎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不需過多言辭，只需三選一，而她習慣飯後品嚐水果，嗑瓜子，然後追劇。每一天，我們像是在執行一個固定的流程，結束後，便是洗澡、睡覺、順便洗衣服，彷彿一切都已預設好，生活也就在這些細小的節奏中無限循環，唯一卡關只有電腦裡沉睡的論文計畫書。

然而，我們始終避開討論論文的進度。這像是一種神祕的詛咒，縱使內心充滿焦慮與不安，卻始終無法觸及那份徹底的解答，或許這正是我們

對於未來的迷惘，更深層的，是對於當下生活的一種無奈，下班後疲憊的身軀，絲毫擠不出任何精力面對論文。即便如此，這些日子，我們依舊讓它們隨風飄逝，留給夜晚的長風，帶走所有無法言語的憂愁，徒留指尖細數的寸寸光陰故事，讓人吮指回味，帶點鹹甜又有些苦澀，人生就是這種滋味吧，讓人又愛又恨，卻沉淪。

今夜，我決定與長夜作伴，咀嚼對故鄉的思念，呢喃著對未來的憂慮。回想剛搬來宿舍的那些日子，對共用浴室的不習慣，對大家不同作息的不解，還有對這座城市緩慢步調的陌生，而隨著時間流逝，我漸漸發現這裡的生活也有它獨特的韻律，就像阿里山的雲霧，輕輕包圍著每一個人，逐漸引導著我們適應，甚至開始愛上這裡的節奏。我曾想，如果能將這些日子寫進論文，該有多好，但現實總是與理想背道而馳，「論文不是簡單的情感流露，而是要根據事實與邏輯給出一個有價值的結論」教授的提醒如同帶刺的玫瑰，刺痛的讓人明白美麗的背後總有扎心的意義，這樣抒發情感的心情，總是無法尋得一個容器來承載，只能輕輕放在手心，任由它從指縫間悄然滑過，消失於回憶的深處，也成不了一篇畢業門檻。若有一個容器可以承載這些，那該有多好，我不希望這些記憶，如同論文中的逗點，沒有了後續，消失得無影無蹤。

夜深了，宿舍裡的燈光還有幾盞亮著。窗外的嘉義也未完全入睡，風依舊輕拂過窗戶，像一首永不疲倦的搖籃曲，躺在床上，我靜靜地聆聽這些音符，漸漸發現這座城、這個宿舍，已悄然融入我的生活，無論何時，這裡都有一個屬於我的角落，雖然它沒有具體的容身之處。我凝視著熟睡中的室友，月光照亮她疲憊的身影，我輕輕撫摸那絲縷光，心中明白，它指引著我走向那可以承載我們回憶的容器，我小心翼翼地一點一滴地拾起，深怕遺漏每一個細節，噠噠噠的聲音回蕩在寂靜的宿舍裡，當我提筆寫下。

清晨的嘉義，陽光輕輕灑在我捲曲的棉被上，桌上完稿的論文，送出檔案的徵文比賽，我期盼在明日的清晨，陽光能將我的記憶反射到未來的某個角落，讓我回憶起那年，那些日子的光陰，為我帶來喝采。

那個她

■作者 / 初七

或許，我們從來都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七月廿八，酷暑炎炎，推開寢室之門，三雙眼互相乾瞪著對方，農曆七月的風微微吹過，尷尬間藏著烈日餘燼與蟬鳴的回音，連影子都在午後的熱浪中微微顫抖。我提著行李走進新宿舍，擦完床位後，一位室友先和母親去採購生活用品了，只留下我們倆看著對方尷尬地笑著，家長的一句：「趕快和新同學打招呼啊！」戳破了我們之間的安靜氛圍，那是我們第一次說話，我才發現她其實是個熱情的室友，我們逐漸打開了話匣，只可惜在一切整頓完畢後，她卻說第一天要先和家人一起住旅店，隔天才會一起正式入住宿舍，雖然內心仍有所失落，但她是我進來嘉大後認識的第一人，也讓我開始對這全新的校園充滿期待。

到了新生訓練當天，早晨起床，互相的鬧鐘干擾著對方，面對彼此素顏最真實的模樣，彼此間也只是說說早安問候，這讓我對於第一位見面的那位室友變得更加好奇，她不再是前天那個輕聲道別、離開宿舍的身影，而是真真切切地坐在我對面，我偷偷觀察她的動作，發現她做事俐落、條理分明，連洗漱的步驟都有一種特別的節奏感，她看見我望著她，微微一笑，讓我羞澀的趕緊轉過頭打理自己。然而她的個性和我截然不同，到了集合地點，忙著認識新ㄙ的同學，熱絡地穿梭在人群之中，彷彿對這全新的環境早已無所畏懼，而我卻呆呆地站在原地，看著她自在交談的背影，心裡泛起一絲羨慕，也許我無法像她那樣輕易融入，但她的出現，讓我對於這段宿舍生活多了一份安定感——在這樣熱烈又陌生的開始裡，我至少不是一個人。

身為設計相關科系，最重要的活動便是面臨總評。隨著相處時間變久，

她在我眼中卻變得越來越模糊，這讓我覺得她變得生人勿近，始終無法和她變得親近，她失去了新生訓練時的那份熱情與對嘉大的憧憬，第一次總評前夜我們在系館苦趕作品，她終於向我傾訴出自己對設計其實並沒有興趣，也告訴我她想轉學的秘密，她的語氣平靜，卻藏不住眼裡的疲憊與掙扎，那一刻我才真正看見她柔軟的一面，不再是那個在人群中閃閃發光的女孩。原來，她一直都在努力扮演著一個合群又堅強的角色，只是越走越遠，也越來越不像自己。我只是靜靜聽著她的傾訴，卻說不出太多安慰的話，那夜，我們沒有再多說什麼，但我知道，或許我們彼此本來就不是往同一個方向在走。

總評過後，我也多了幾位新的朋友，大家也都想和她親近，她依舊笑得燦爛，說話風趣，我們也有個「等待已９」的新好友群組，但我知道，那笑容背後藏著多少懷疑與遲疑，她不像以前那樣主動了，更多時候選擇安靜地坐在一旁，靜靜觀察著我們的對話，甚至在我們相約一起到市區吃飯時也不參與，有時我想開口問問她近況，卻又怕戳破那層若有似無的保護膜，她就像盛夏午後的一陣風，曾帶來過清涼，也終究難以捉摸。我知道，此刻我們的距離正在拉得越來越遠。

「時光如水，悄無聲息地從指縫間流走，來不及細數，便已遠去。」。一轉眼，寒假已悄然降臨，來不及與她道別，火車早已先一步抵達月台，我望著她漸漸離去的背影，心裡默默地想著，下學期還有機會親近她，來日方長……。然而寒假期間，我們卻依然無聯繫，每當我拿起手機，卻又放下，總覺得那條距離彼此心靈的縫隙依然存在，無法輕易跨越。

一月十九，冷冽寒冬，再次推開寢室之門，第二度搬入宿舍，卻遲遲不見她的身影，我的表情透露出略為失落，其實心中早已有所準備，我鼓起勇氣向她發送了訊息「你這學期還會來嗎？」，待過幾分鐘後，手機震動了一下，螢幕上顯示她的回覆：「我休學了，這學期不會回來。」那簡短的字句像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感覺，一種像是沉重的石塊，無聲地落進我

的心湖；另一種感覺則又像是沉重的石頭趴噠一聲地終於沉入海底，解脫了這段令人模糊的友情。我靜靜地盯著螢幕，無法言語，心裡不知是該感到驚訝還是早有預感，或許這就是青春的遺憾吧！

等待已 9 這個群組依然存在，那些曾經共同度過的時光彷彿被鎖進了這個數字般的名稱中。每當我打開群組，看到她的名字依舊靜靜地佇立在列表中，心裡總會微微一緊，儘管她已經離開，無聲地消失在我們的生活裡，但那個名字，依舊讓我不自覺地回想起那些日子，她曾經的笑聲和話語，如同隱約的回音，在群裡偶爾的靜默中回蕩，每次群裡有新消息，我總是不自覺地去看，心裡希望能看到她的回應，哪怕是一個簡單的問候，然而現實總是那樣無情，她的名字再也不曾顯現出她的聲音。每當想到這裡，我才發現，原來這段友誼，早已在某個瞬間悄然消散，就像那場曾經燦爛的夏天，最終褪色在歲月的縫隙中。

再次回想起，初次見面，笑容滿面、熱情迎人的她，到後來逐漸變得內向而滄桑的樣子，那個她，或許我們從來都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宿舍盡頭，有光

■金作獎　作者 / 牛牛

宿舍的門，吱呀一聲

推開，新的日常

床鋪高高在上

像是青春的瞭望台

躺下，夢想能不能更靠近一點

桌上永遠有泡麵

泡不開的，不只是麵

還有讀不懂的報告

和室友之間說不清的「等一下再洗」

洗衣機咕嚕咕嚕

像是在細數我們的混亂人生

而那台只會震動的脫水機

比我們的讀書計畫還不穩定

半夜的宿舍

有耳機漏音的搖滾樂

有打不完的報告和趕不完的教案

也有某人翻身太大力，害整張床都在抗議

偶爾還有一句夢話：「教授，給過吧……」

日子轉呀轉

像是那台搖搖欲墜的電風扇

我們說這學期一定要早睡

但最後還是熬夜等天亮

然後有一天，門又吱呀一聲

我們推開它，走向更大的世界

回頭望，宿舍的燈還亮著

像某個曾經熬夜的我們

在等著下一個故事發生

六人行，天下爭

■銀作獎　作者 / 吳莉苓

六人一室，天下未定，

六個人，一間房，

床沿是楚河漢界，

床鋪是各自的城池，

我時而如項羽，四面楚歌，

時而如劉邦，隱忍待發。

公共廁所是一場無聲的戰役，

推門前，我總得先探清敵情，

門後的景象，

有時是函谷關的險峻，

有時是赤壁的狼藉。

洗澡是戰國時代的談判，

十點前，熱水如齊楚交好，

十點後，冷水如列國變亂，

熱水管比范增更早抽身，

我站在冰冷的水中，

假裝這是蘇秦的鍛骨之術，

忍耐，方能成大器。

這裡，每天都讓人想家，

想念獨佔的浴室、安靜的夜晚，

想念不必與陌生人爭奪資源的日子。

但或許多年後，

當回憶發酵，

這些荒唐的片段，

會變成史書中的逸聞，

成為我們青春裡，

最鮮明的註腳。

嘉義的冷先於我醒來

■銀作獎　作者 / 水陸兩不棲動物

寒冷在鐵床架上

結成一層薄薄的

猶豫。

（而高雄的烈陽

正曬乾媽媽折疊好的

每一句叮嚀）

清晨的鬧鐘

第三次貪睡後

患上了失語症。

毛衣在衣櫥裡

悄悄長出

一層絨毛的鄉愁。

熱水器需要咳嗽很久

才能吐出

幾口溫暖的謊言。

我在粉色牆上寫字，

手指劃過的地方

立刻凝結成

陌生的籍貫。

那些說好只是暫放的行李

漸漸在牆角

生根。

它們學會用沉默

測量

我與高雄之間

確切的公里數。

我數著襪子上的破洞，

一個是錯過的返鄉假期，

一個是持續漏水的

約定。

蘭潭靜處

■銅作獎　作者 / 毛

風吹拂蘭潭的水面，

輕輕敲醒宿舍的窗。

我在夢與夢之間醒來，

聽見鳥聲藏在樹梢深處。

每一天都從霧裡出發，

濕氣如詩，在走廊間繞行。

水泥牆冷冷的，

貼著青春的溫度。

同一張床，日日不同的晨光，

筆電閃爍，寫不完的作業

與夢想並排。

午後，陽光落在斑斕樹下，

我們坐在陰影裡說笑，

一邊數風的語言，

一邊咬著忘記名字的餅乾。

傍晚的湖像一面鏡子，

映出天色與我的沉默。

偶爾有鷺鷥掠過，

像寫一封短短的信，寄給明天。

夜裡，星子藏進帳篷似的雲，

我和朋友在宿舍一隅，

聊詩、聊風，也聊沒有答案的將來。

得剛剛好，

讓我把自己找回來一點。

〈夜的回聲〉

■佳作獎　作者 / 零零三

數字逆著

時間沉入

不過是眨眼片刻

在最後的下墜與回升間

穩住了失重的身軀

和靈魂

空間順著

灰色調的封閉中

從細縫延展

左轉再右轉

疊加的腳步聲

與擦身而過的

是過客 是緣分

按下夜宵的倒數鍵

蒸霧模糊了夜模糊了視線

視線聚焦著那

模糊的遙遠

「喀！」輕聲驚擾了寂靜

倏忽回頭

只是

急促的喘息以及

空無一人

宿舍

在這樣的夜裡

仍舊清醒 卻誰也不語

忘記你是走馬川行

■佳作獎　作者 / 丁浩鑫

我總提醒將老舊而泛黃的紗窗關上

以防範有心的夜晚，蟲蚊肆意窺探

特別在夏天、在雨前

或新血滿懷的開學日

宿舍門口等候像禁軍的單身男子

你如將喧囂，疲於征行零碎，耳際能聞的心意

光追著兩地從你，任黃昏牽引目光如我

無論如何緊鎖宿舍房間的門窗

一定的季節，反覆旋舞在每個角落

等我無心在他面前出現，敗露行蹤

抑或是，他奔闖入我私語的迷園

遍地，那奮力一搏而摔落的屍骸

戰場冷卻的鐵馬，宿舍外下落的繁葉

是你我沿途趕著上通識課，到學餐，到操場

匆匆踩過的一地清脆，陽關新雪

夏天夜晚出行的騎兵隊

論我如何將潛入的關隘掩上

提醒警戒，時不時傳來低鳴報信

在思念裡悄悄叮囑，引幾個詩豪為我泣歌

當新鮮的熱情偷去，掠奪，屬於我的那

一個晃眼而又不見，像北地塵煙

像聊天室失溫的未讀信息

發皺的午夜電影的票根、買生日禮物的七月發票

以及公用冰箱裡每週五固定出現陌生人的蛋糕

也是，散落的執迷只在信紙上焦灼

我如實相信，過去的都在過去，關上

千年的風為千年的沙場埋葬

這一縷陽光盡數被掠奪的無人地帶

冷長了苦行的日子，被我鐫刻

死去，加冕的勳章，凝墨的年華

及格邊緣

■佳作獎　作者 / 布朗尼要怎樣

過了十二點不再行駛的電梯 一再

一再 嘲弄我的貪財

這是晚歸的代價

空蕩的浴室裡

淚水與熱水共鳴

似沈默卻震耳欲聾

但凡有個不小心

眼角和嘴角有一方失衡

自以為咽下去的都會在此時反芻

並悄然

反噬

陽台的風依舊不留情面

吐出的白霧想散但 散不開

也罷 我也 沒時間等它散

螢幕上顯示的數字告訴我

夜的濃度早已逾越既定的邊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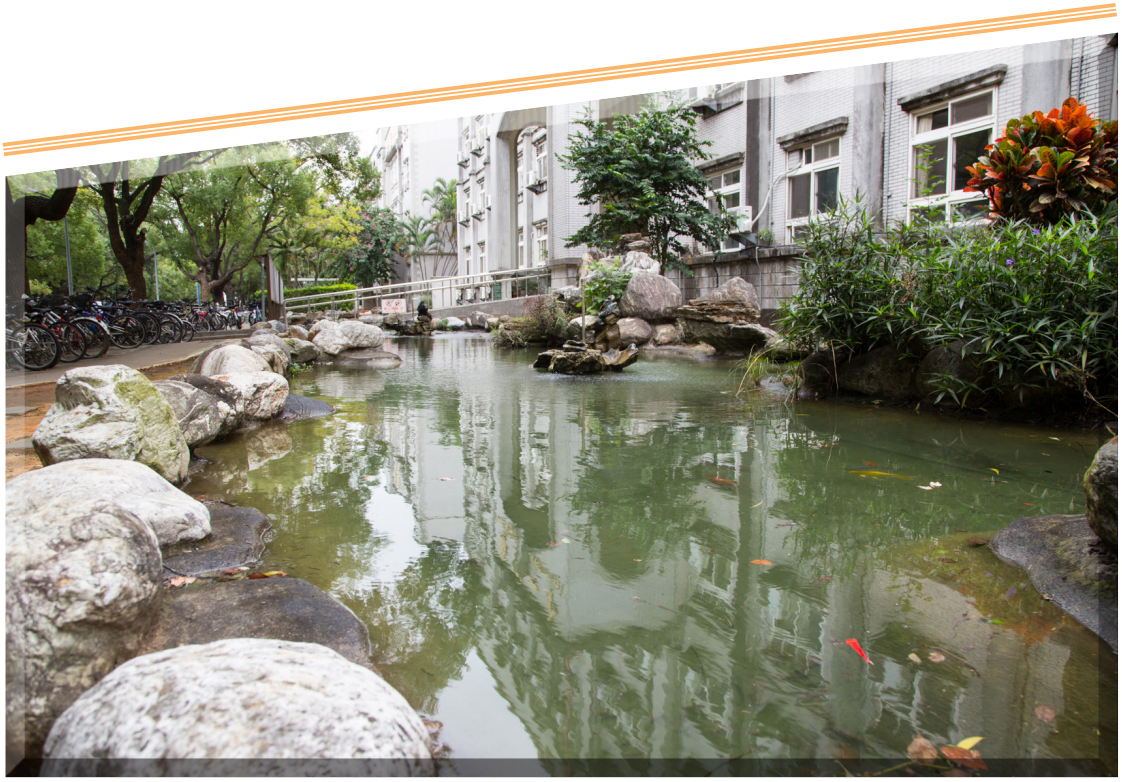
看來今晚的夢依然走不到結局

斜洩的月光推著我爬上木製的床

一如往常的

繼續在夢與現實交錯的邊緣

找尋滿分的定義



宿季

■佳作獎　作者 / 敗為師

秋葉輕墜

命運的帷幕悄然拉開

微風推開門扉

吹進陌生又新鮮的聲音

我們的身形落進黃昏

倒映成宿舍的燈影

行李箱裡裝著未拆封的故事

窗邊的風輕輕翻動書頁

故事隨之開始

夜談在茶香裡漸漸加深

話語不再小心翼翼

笑聲逐漸熾熱

雪落在窗外

而我們共暖一盞燈

心事在深夜微光裡點點沉澱

假期後的春雨輕敲窗沿

訴說著未減的思念

抽屜裡的紙條寫的約定未改

在三月的風裡我們拾起話語

時間，不曾讓我們生疏

然而晨光推開七月的窗

帶來了離別的聲音

風扇轉動著燥熱的夢

陽台上晾曬的衣服

被裝進行囊

擁抱裡藏著千言萬語

一句再見

宿舍空了 時光卻還留在這裡

而故事 則延續在彼此的心上

迷人秋意

■佳作獎　作者 / 咪塔

初秋的夜裡，站在宿舍陽台

燈光灑在鐵製欄杆上，隱隱泛黃

心事一顆顆凝結成濁白色露珠

室友的笑聲透過門縫溜出

卻被風捲走，消失在陽台邊

我獨自倚靠欄杆，望向遠方

晚風劃破寥靜

天流淚，淚泉沾濕眼角

滑落

輕搨心底的幽深水面

剛搬進來時，這裡還是陌生的城堡

萍水本不相逢

命運編織的襯衫

鈕扣少了、線球亂了

此刻松明與火怎會依賴

宿舍的燈光卻讓我們慢慢拼湊彼此

書桌上零碎的筆記，混雜著夜裡的呢喃

終究編織成生活的一部分

寂寞就像乾草垛

風吹著，似空了一地

實則雜緒紛飛

那些散落在走廊的腳步聲

終將成為回憶裡的輕響

一個契機打磨稜角，反覆斷裂又重塑

一點一滴生活碎片在飛躍

燈火闌珊處，驀然回首

宿舍樓道仍亮著幾盞燈

那些夜裡的沉默與輾轉反側

是否也被時間輕輕收進回憶？

眼淚是鹹的

■作者 / 蚵基飼養員

為什麼眼淚是鹹的

如果 天使的家在雲裡

或許 住著無情的天使

喜怒哀樂 都無法構築鹽的結晶

海 的創造者另有其人

偶然 載著湧動的靈魂

生命源起 本是場美麗的意外

聽風說 海 樂於分享

悄悄經過 總偷偷地 捎一些些

說是幫忙調味

提醒堅強的人 這並不丟臉

為什麼眼淚是鹹的

溢出眼角 滑落臉頰 幾次

滯留嘴邊 總忍不住 抿嘴

自己偷嚐自己 感性的滋味

其實 與海一樣的鹹

倘若 人們可以察覺

汪洋精靈正求助以無聲的淚水

也許 就能挽救更多

更多大自然孕育出的脆弱生命

不過

眼淚是鹹的

流再多 都會被當成

海水

混勻

誰也 不會注意

青苔與路

■作者 / 賴享

宿舍後巷的石階，藏著許多腳步的痕跡，

雨水浸透磚牆，青苔悄悄鋪展，

像時間溫柔的筆觸，寫在潮濕的午後。

有人踩過，留下一道短暫的滑痕，

但它仍然伏貼著，像某種不被察覺的記憶。

鞋底微微濕潤，帶著泥土與舊時光的氣息，

有人低頭望著腳邊的綠意，

想起某個也曾佇立在這裡的人。

咖啡廳的窗戶映著黃昏，木桌上的筆記攤開，

墨跡稍微暈染，像雨滴落在信紙上，

有人在角落翻書，有人低聲交談，

有人只是靜靜看著窗外，

看青苔生長，看時間緩緩流過。

有時候，時間是靜止的，像攀附在石縫間的青苔，

不發一語，卻將所有故事悄悄銘刻。

有時候，時間又是流動的，像腳步踏過濕潤的地面，

將曾經熟悉的路漸漸遺忘。

青苔不會問為什麼，有些人離開，有些人留下，

它只是安靜地，順從雨水，順從陰影，

在寂靜裡等著，等一個歸來的人，

或等一場不期而至的重逢。

有些路會被時間洗白，

但青苔記得，它曾為誰鋪展柔軟的歸途。

有些話語會沉寂，有些名字會淡去，

但總有人願意低下頭，看見這些細微的綠意，

像在某個被遺落的午後，

重新拾起一封舊信，一個未說完的故事。

it will be fine

■作者 / 糸竹

我將窗簾留一絲縫隙

害怕自己忘記 陽光來過

在日子裡偶爾的踉蹌 為的是 數不清的抵達

和鈴聲重唱的鳥兒 輕輕叼起殘存的夢

冷冽的風不帶感情的催促著

惺忪的雙眼

慵懶的步伐

能快與嶄新的一頁鑲嵌

我們在日子裡忙亂的拼湊

一不小心

就會忘了拾起昨日的美好

一些屬於自己的 不屬於自己的

當定睛細數所擁有的

一眨眼

回憶的斑駁處就會剝落

稀疏之處就能再次茂密

生活依然輕飄飄

我仍在明媚的夢境裡走失

我仍在日夜的交錯裡想念

但我仍踏實的踩過每一段的搖晃 顛簸

只因

人們心裡各自有著相信

我將床邊的夜燈熄了

溫柔的提醒自己 黑夜會過

夢起，夢滅

■作者 / 巧巧

夜，輕輕鋪開

燈光熄了，聲音慢下來

腳步像羽毛，落在彼此的邊界線

月光遺忘的角落，輕掩著一場默契

我們疊放進一格一格的靜謐裡

各自藏著影子與秘密

呼吸交錯成風，從床底吹過

攪動誰未完的夢，和心事的邊緣

夢裡，我們不說話，卻聽得見彼此的夢

在空氣發芽，輕輕纏住枕頭和心

有人夢見挫折，有人夢見希望

也有人，在夢中寫下一封信

給那個尚未學會告別的自己

夢，是夜的回音

我們只是借宿其中的一片微塵

偶爾相撞，偶爾共鳴

偶爾在彼此的夢裡住了一晚

醒來卻不提起，只留下一縷光

躺在書桌的邊緣，像沒收好的想念

夢被一層一層捲走

還未找到歸處

我們彼此錯過彼此的夢

卻在同一場風裡，留下了腳印

落日與影

■作者 / 胡凱翔

落日沉入於校門口，鐘聲被風吹散，
像拉長的告別，像留不住的餘溫。
影子沿著操場跑道，追逐最後一場球賽，
拖曳著笑聲與喘息，
然後逐漸被暮色填滿。

圖書館的燈還沒亮，玻璃窗倒映著人群，
有人低頭疾走，有人駐足發呆，
有人坐在長椅上，看影子在夕陽裡拉長，
像某些無聲的心事，被時間拉扯成細細的裂縫。

宿舍樓下，販賣機發出微光，
投幣的聲音清脆，一罐汽水滾落，
影子貼在磚牆上，像一封未寄出的信，
有人撕開拉環，冰涼的氣泡劃過舌尖，
而心事卻無從言說。

樓梯間的燈閃了幾下，走廊響起腳步聲，
有人推門進屋，有人靠在欄杆上發呆，
有人側過身，看對面房間透出的燈光，
照亮書桌上一張泛黃的照片。

有些影子比落日更早消失，

像沒能說出口的話，像未曾道別的離開，

但夜色鋪展的時候，宿舍的燈依次亮起，

影子褪回房間裡，靜靜靠著牆角。

門外的世界逐漸朦朧，

但那些落日在影子裡留下的印記，

仍在每一場夜晚，靜靜發光。

最後一夜

■作者 / 夢

行李箱初綻，攤開陌生的地圖

將衣物、書籍小心折疊，試圖放下不安

空氣中瀰漫洗劑的微涼

窗台靜積著昨日未驚動的塵埃

牆面潔白如宣紙，等待歲月落筆

你好啊，我的室友

夜晚筆電微光輕輕滲透

我們共飲深夜泡麵的餘溫，拆解彼此的過往

鬧鐘劃破沉眠，如刀刃催促青春流動

書頁翻過，考試週的焦慮仍夾在課本書縫

光陰如晾在陽台的衣裳，隨風微顫，漸次褪色

笑聲、鍵盤敲擊、與窗外飛馳的車聲交錯

無聲地運轉，靜靜消逝，是因天花板代為吸收

最後一夜，行李箱再次被填滿

灰塵輕覆記憶的邊角，昨日的日常已成舊章

站在門口回望，房間潔淨得彷若不曾有人來過

而一張泛黃的便條紙，從門上飄落……

「記得關燈。」我痴望那熟悉的筆觸

推門而去，身後空蕩的宿舍微微顫動

再見了，我的摯友

與我無關的戰爭

■作者 / 景觀燈塔

在激烈的競爭中我們脫穎而出

成功入住這小巧的六人房

緣分使我們相遇

懷著激動的心認識彼此

一切看似好的開始

不同系的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習慣

夜不歸宿的我 淺眠的你 熟睡的他們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彼此磨合

直到差異成為引爆點

戰爭至此爆發

而我仍不知烽火已燃

訊息炸裂

一字一句皆帶有火星

衝突越演越烈

局外人前來調停

在系館的我遠離塵囂

就像與世無爭的居士

忙碌地過著自己的生活

最終

淺眠的你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在多方調解下戰爭落幕

硝煙散去 六人房歸於寂靜

彷彿一切從未發生

直到學年更替

宿舍也將迎來新的故事篇章

宿舍夜話

■作者 / 廖晨均

白牆映著微黃的燈光，

寂靜的走廊藏著白日餘溫。

房門輕啟，故事在夜裡蔓延，

低語穿過薄薄的牆，

笑聲如紙飛機，在空氣裡盤旋。

書桌上堆疊未完的夢，

床鋪下藏著明日的期待。

夜宵的香氣在狹小的空間流浪，

泡麵的熱氣，

蒸騰出我們最年輕的詩行。

有時爭執像狂風敲門，

有時沉默比夜色更沉。

我們在這小天地裡，

學會了分享，學會了獨處，

也學會了在不言中，懂得彼此。

窗外月光輕輕落在窗臺，

夢與未來交錯成影。

宿舍的夜，如此短暫，

卻長成一段不會褪色的回憶。

校　　訓

誠樸-誠敬待人，崇尚樸實作風。

力行-努力實踐，體現知行合一。

創新-創意革新，追求卓越境界。

服務-熱心公益，增進社會福祉。